



懲必録  
上

伊6  
4069  
5-5止





門 4069  
卷 5-5



懲必錄卷之十四

辰巳錄

陳慶尚道防守形勢狀癸巳九月

今日形勢反覆商度雖設百險於他處而若嶺南不能支撐則江原兩湖莫非次第受兵之地而大事去矣蓋賊之所忌懼者天兵今若令劉摠兵之軍進住於大丘清道之境左右顧眄遮蔽慶州及中路內侵之勢又使駱叅將等軍進屯於固城泗川之境遮遏賊兵西犯之路且連三道舟師水陸合勢以壯聲威而從海道自順天運湖南之穀以為軍食便風一





日而可至以省陸輸之弊因令我軍臨鼎津而設機  
固守無使賊舟得渡三處連亘且戰且守則賊勢自  
斂不致肆意衝突矣

有旨祗受後仍請解職歸見老母狀紳士  
臣於揚州道中祗受承政院有旨書狀以臣呈辭  
歸覲雖出於人子之至情目今南賊尚未渡海西邊  
又有警報國事艱危甚於前日此豈大臣顧念私家  
之時乎輕易去國物情悶鬱停行還來事有旨臣  
俯伏路次惶懼墮越不知所出臣忝在大臣之列不  
念國事艱危徒以區區私情陳瀆聖聽動招物議

有此狼狽失措之事臣罪固難容於萬死矣顛沛道  
路進退維谷俯仰慙覲罔知所適臣之一家情事他  
人豈能盡知今日在朝之臣豈有九十之母遠在千  
里之外三年不得相見如臣者忝亘人情之不見諒  
也臣若母病不深事勢稍可遲留當此寒月臣以經  
年病喘何必忍死扶曳跋涉脩程乎誠有所不得已  
也臣母亂離以後多喪女息憂傷成病今又以念臣  
之故病勢增添臣之不孝極矣如是而臣忍心不歸  
諉之曰待國事寧帖國事寧帖既非朝暮可期其時  
臣母之存與否又可必耶臣言之至此不能為心大



母子之情自臣一家而言則固是私事若以朝廷  
使入之道而言之則亦天下公理自古世雖危難而  
此路不可蓋廢今以臣之無狀而公議之不容如此  
臣所自致尚何言哉臣伏念 聖恩如天無物不遂  
前此固哀臣之至情難抑已許他大臣出仕後歸省  
臣祇奉 明旨計日以待今則左相金應南已出供  
職廟堂不為無人邊 事雖急軍國重務自當勾管臣  
則於此隙歸見垂死之母公義私情可謂兩行不悖  
而出城半日 嚴命又不使臣還 朝臣欲進不得  
欲去亦難神精脅亂惶惑失措心火熾發病又添加

僵仆於荒墟野草之間呻吟待 命伏乞 聖慈哀  
之憫之令臣仍奉前 旨寸寸下去以見老母而還  
如大臣之任不可久曠則亟適臣職名使臣安心時  
月之間少免瘳曠之罪公私兼濟尤出陶鑄不勝滂  
泣祈祝之至

陳修築南漢山城狀 丁酉二月二日在龍津

臣巡到廣州登南漢山城更為詳察形勢圖畫上送  
其城西北東則皆據億丈之峯勢甚斗絕惟南面四  
千餘尺水口近處頗與外山相連不甚險絕若欲修  
葺則當先專方於此處然後可無踈虞計其功後浩



大非今日人力所易辦出而亦不可以時日望其成  
就但本邑民情則皆欲以此為避亂之地今既畧設  
城門而臣以沿江淺灘等處今已冰解措置尤急故  
今日發向龍津等處巡審計料僧將惟政來在其處  
欲與其徒極力修築不意下去南方修築之計尤似  
遲延且近因兩 天使之行圻甸之民累月出待力  
甚困疲而今年寒氣入春猶甚高山絕頂冰雪尚在  
土脉未解旬日之內勢難始後萬一警報稍緩而民  
力少紓則當觀勢漸次修築以為永久之圖似為宜  
當臣從事官韓汝謙出黃海道操練防守飛止檢舉次

分付上送

請修設婆婆城外更為措置楊根山城狀

即見備邊司行移云云六婆婆一城雖在上流而各  
處關防津渡路徑之雜出者豈可以一城而盡為防  
塞乎壬辰之變賊陷忠州分兵北上一運由驪州清  
心樓前渡步其時元蒙悉數百之兵把截江北數日  
而賊兵不得徑渡婆婆城在驪州利川之間其所形  
勢相連可以控制者只此數邑而已若論其遠勢則  
必須堅守忠州又以重兵留屯原州而與烏竹兩嶺  
之勢相為輔車然後婆婆之勢始固矣婆婆以下又



有要害必守之地揚根南山正當沙灘而過此則迷  
原之路加平之路月溪之路皆從此分出若賊過原  
州由婆娑之後直向揚根則唯此處為可控扼臣今  
行登此山審察形勢則其山非徒闔於守灘上與婆  
娑相對下與芙蓉相望直當江邊諸路之會實一取  
勝之地故責令揚根郡守崔輔臣漸次措置柵壘為  
屯守之計並此十餘里又有咸公山城在龍門山上  
四面斗絕又是天險可為一境老弱避亂藏穀之所  
故並為分付措置大聚畿甸遺民百餘家集於舊  
頽之狀不可忍見防守禦賊之事雖出於生道後民

而後巨民殘如蟻聚埵難望成就於時月之間極為  
痛悶忠州原州措置等事則各令其道當事之臣申  
勅舉行俾無緩不及事之患矣

請揚根郡守崔輔臣勿推仍任狀 二月

臣巡到揚根邑中品官金應舜等五六十人呈狀下  
臣云本郡自經賊變闔境空虛子遺之民百不一存  
而為嶺南往來之路使命絡繹利馬供頓百弊旁午  
不能支當遣郡守崔輔臣清謹勤幹盡去弊積近日  
詔使之行一國騷擾而郡守處置得宜境內之民不  
至甚苦今聞以秘密狀 啓路中開圻之故被推恐



至罷去不勝痛悶一境大小之民各出米豆合五十石已為積置請以此為軍糧而贖郡守推考之罪云云臣因以訪察民情則似皆出於至誠故臣喻以爾等民情當為上聞而納米之事迫於無名但既已聚合則還散亦難本郡東伍軍二百餘名軍器未備晚有緩急難以空手赴敵若以此穀為匠人料食措備弓箭分給軍士使之佩持禦敵則此乃以一鄉公共之力為一邑軍士之用有補於公家無害於事體庶為便當云則郡民皆喜悅稱謝咸欲依此施行大抵揚根在京城上流上與婆婆相連下與龍津相接

防守措置其事甚急崔輔臣以年少武臣到任之初頗得民情若又適去則此處之事不成摸樣不但民情缺然而已故不敢不達

陳京圻編伍軍及城柵措置形止且請水原判官趙撥論賞仍給印信狀

京畿左後營軍臣巡到邊安城初九日習陣因為分付江灘防備等事約束罷遣後十六日巡到沱城聚右營軍三千餘名習陣而罷左右道軍人稍分隊伍不失期會則略成頭緒但衣服不備器械未精陣法未熟進退坐作尚多齟齬此乃編束寵計之民而問



德安縣志卷十四  
六  
間操閱非生營養鍊之兵勢固如此無足懼者惟當  
不廢練習之事日久漸磨成就或有用於緩急其  
中能射之軍則頗多亦有前日經戰可用之兵故使  
防禦使邊良傑於哨軍之中更加精抄百中取一以  
為選兵不長多少以待其用使勇士金瑩等分總別  
加訓練事每三分付禿城則措置已久故城機砲樓  
木柵軍寇比婆娑頗已備具而糧餉亦合米豆皮穀  
并五千餘石儲在城中本邑操鍊之軍又二千四百  
名計塲分配四面以擬策應脫有緩急不待遠徵他  
邑之軍而自可堅守矣城中募入軍士金瑩等數十

餘名口以下臣云云城  
三門  
大廳屋宇軍器房室盡皆修繕又勸諭哨軍作為屯  
田前年收得稻六百餘石勞苦如此而未有論賞之  
事羣情各自缺然云臣審察禿城措置之事則大槩  
此人之力為多似當量加褒獎以慰軍心趙撥雖為  
本府判官之任而長在禿城凡文移鍊兵之際無印  
信每以白文施行願依北青咸興判官之例賜以印  
信以應公務亦出於軍民情願 朝廷量宜處置  
請把總哨官計仕遷轉激勵人心狀  
武學事目內營將把總哨官考其勤慢錄其寔狀并



為啓 聞別樣陞擢斥黜以為勸懲故臣令左右防  
禦使查考把總哨官等能否牒報矣左防禦使邊應  
星牒呈內左營前司把總李景門禦衆有序訓練士  
卒多有成才者水北把總朴洙弓馬超才士卒倚恃  
右防禦使邊良傑牒呈內右營前司把總辛壁御軍  
有法善於其任云云臣因自審察各人實跡則李景  
門所鍊五哨之軍試射中數居多朴洙武藝超群勤  
察其任辛壁習陣時觀其置陣整齊部伍分明似當  
依事目為先論賞或除授實職以為激勸之方大抵  
練兵之事各官守令皆為兼把總營將之任軍兵操

練固當專責於守令而但守令事多軍民之政或多  
不能兼舉使守令摠其大綱而把總哨官分掌所屬  
各自訓練考其成效賞罰勸懲則鍊兵之事當自有  
頭緒近日習陣期會之時守令把總哨官各以其軍  
來會無故闕到之軍絕無而僅有益知編伍統攝之  
規不可廢也但把總哨官皆自食其糧自備其馬往  
來教鍊只有終歲之勞苦而別無酬報之意群情以  
此或至於解怠臣意京圻四營把總二十人哨官百  
人其中出身人等依平安道入防江邊出身之例計  
仕遷轉此乃在 朝家為不費之惠而其於勸勵人



心之道不為無補令該司商量施行

請軍人試才優等及大炮能中者論賞狀

武學事目中有試銃試射論賞 啓聞之規而外方各官尚未舉行故軍士無興起之心鍊兵之事日就解弛誠為可慮臣所巡左右道諸邑軍士試射試銃後其中數多少以臣所賣廳中木瓦弓箭量數分給其中優等者後錄 啓聞令該曹急速相考論賞以勸其餘守城之具莫過於大炮而近日京外炮手但習爲銃而不習大炮放法雖有軍器寺破陣軍而每大炮試放之際心悸膽怯不能以堅持必中為意故

聲威雖壯而實難於中賊臣到禿城看砲樓之制勝於婆娑令陣中炮手後砲穴放佛狼機城外山麓遠處立防牌使之看中則能者絕無其中有三人得中而一人則一發二丸而俱中穿過防牌盡為破裂若使人人習此則其為守城之助不少大砲論賞雖不在於武學事目而其中優等者一人不可不獎勸故並為錄 啓

查 啓守令能否伏

臣今行所經各官守令考其政績有能有否所當查覈 啓聞以為勸懲南陽府使李慶涵政尚寬簡一



境吏民皆共便之利川府使成沫自奉清簡愛民以誠雖政專惠愛事或不舉而撫字心勞亦自難得此二人似當量加褒錄振威縣令俞大衡鍊兵等事無意舉行擅自數易哨官以紊軍政且侵暴軍士水軍一人有結項致死者所當罷黜竹山一邑居所旬前面接連忠州清州之路今雖殘破若能保葺完實實一道控扼之地縣監姜翼文雖無顯然過充而疲軟不能勝任所當遠差大抵振威竹山兩邑乃是直路劇地守令非尋常苟充之人所可堪任勿論文武門蔭以勤幹慈詳曾有聲績者十分擇差下送

請兼防水路副使盧稷并為出送狀

丁酉八月

臣伏承有旨賊兵已陷晉州令臣率兵把守京畿忠清之界故臣今自龍津將向水原陽城之間壬辰之變賊兵分三路內犯都城二路由忠州而從驪州清心樓前江渡涉出於京城之左一路由清州鎮川之路而出於漢江今此賊兵亦有分路之勢雖聲言專向湖南而未知兇鋒定出於何地當初京畿分付則以左後營之軍屬於左防禦使而把守沿江數百里之地前右營之軍則分守禿城陽城二處而已近日天兵支持之事百役叢集本道盡以各處束伍之



軍充供其後奔走無暇故其勢不得盡聚一處以為防備之計只以其中稍解操弓者抄出若干分守各處其數零瑣不敷且沿江上下之軍不能撤備而移用於右道右道之軍又不可捨其信地而合用於左道兩處形勢皆為孤單此乃京畿防守形止難易之勢也如不得已則平安黃海道軍人依臣前日約束盡數徵召屯守於前面臣隨力策應則或有萬分之望 朝廷急遽商量處置今日之勢與壬辰有異水路陸路一時俱急如晉州等處皆是海邊也以此言之則陸路猶有 天兵駐在湖南而道里稍遠水路

則蕩然無礙傳聞前日永登敗軍時忠清道格軍奔還者乘破船五日到牙山云水路迫近據此可知萬一賊船乘虛直犯則京畿水路尤可寒心臣雖在一處而道路隔遠豈能遍及料理乎外方凡事監司為主而臣則乃是檢勅之任故自前凡有號令皆移文於監司而監司又傳令於各處將官及守令以存體統近以京城 天兵支供及西路將官迎候事監司奔走不暇長在京城而前面電務及調糧器械等事未能顧察臣獨出來有似無主之事文移往復動經時日百事遲緩皆无著手處此亦事勢之至悶而極



難者也名令巡察使洪履祥并出巡歷而分道策應則水陸之形似可相連而於事或有少補故惶恐敢稟亦令 朝廷急遣商量有所區處副使盧稷初以兵曹判書李恒福呈辭而叅判獨在故未能一時出來今事勢甚急盧稷亦令出來同在 一處料理軍務

請舍陰竹竹山先為措置驪州防守且右防

禦使速為差送狀八月十一日

本月初十日右副承旨成貼今聞倭賊一運出沒於晉州宜寧之境一運由冷東江上來云不無直向京城之慮忠州雖駐吳摠兵一枝之軍而形勢孤弱京

圻防禦使抄擇精兵進駐於陰竹竹山之境遙為忠州聲援事有 旨書狀臣在廣州道中祇受京師防守大勢只以長江為重而軍兵寡弱防備虛疎果如有 旨辭緣臣出城之日即巡歷江邊馳到龍津則左防禦使邊應星方抄率後營東伍軍兵九百餘名并龍津留陣僧軍百餘名措置防灘等事而更念上流形勢驪州一路尤重於龍津益以壬辰之變賊兵由忠州直到驪州從前江以渡此處不守則雖有龍津亦難保其必守故後營軍及龍津陣軍則仍留龍津使之把截其處而又令邊應星馳到婆娑城更聚左



營所屬一等被選軍兵屯駐待變事約宋臣則因前  
有旨更向古道水原陽城之境欲以措置防遏胡  
南直上之路今承有旨知賊一運由洛東江上來  
烏嶺衝突之勢尤為切迫更欲往來上流申勅防備  
但彼我之勢衆寡強弱有異則當擇地據險以為支  
撐之計賊兵已踰烏嶺之後則我軍當守江面竹山  
陰竹皆非駐軍選截之所若盡撤江面分部之軍前  
赴空虛之地糧運不繼進退無據則似非得計且驪  
州距忠州與陰竹竹山道里頗近雖欲為忠州聲援  
似不當舍呂州而移就於陰竹竹山 朝廷更加商

度形勢指授便宜竹嶺之路通於原州堤川烏嶺之  
路通於忠州京畿等處若令江原道之軍屯守原州  
而京畿之軍連勢屯駐呂州以為忠州形援且不失  
江山之險則緩急稍可得力至於竹山直路則蕩然  
無形無一可據而賊兵或分出左右之路一路出呂  
州利川之路一路出陽城安城之路則陰竹竹山雖  
有些少軍兵而難望遮截此一道形勢大緊也大抵  
道內武將只有一邊應星而專防上流右道尚無防  
禦使凡抄軍措置策應等事皆不能成形臣前在備  
邊司見防禦使可堪者難得其人未得差出然不可



以無其人而闕其任以誤事機聞前府使吳彥良時  
無所任云此人或可差送臣未知彥良之為人而事  
勢閼迫不得已舉名陳稟亦令備邊司商量可合與  
否急速區處

待京城上流防守器具粗備後巡審江華海

道狀丁酉八月

南方賊勢淺深臣出城之後未知如何上緊固守京  
城防備江華而堅護上流乃是今日急務臣頃承有  
旨聞賊兵上洛東江之路驪州等處上流接連烏嶺  
備禦尤急故馳到婆娑江口一帶檢勅守灘諸具而

江華則再三申勅水使李思命日夜措置待變且令  
臣軍官擲打海島瞭望形止則如南陽昇氣島靈興  
島大部島海路通望處各率邊將已為分布瞭望今  
巡察使洪復祥方巡向其處故更為傳令使之仍在  
其處易加申勅水使以下將官整備船隻無致疎誤  
而臣則稍待上流防守器具粗備後巡審海道計料  
請以黃海道出身二百名分守上流及京中  
軍器優數下送狀

臣觀今日京城防守形勢上流為急而自驪州以及  
廣津凡二十三離道里一百八十餘里設令賊兵全



向一處則猶可合力支撐萬一散漫於江以南而隨處劫渡則軍兵數少力分勢弱恐難處處把截左防禦使邊應星時率東伍選兵僅一千餘名分屯龍津漢凌等處措備守灘諸具而昨日因巡察使徵兵之令分送京城者亦多其餘東伍之軍則或入於天兵馬草刈取之役或應刷馬之供之事奔走無暇故不得全聚待變形勢極為孤弱如使上流有失則更無所望臣日夜寒心不知所出前日因臣 啓請徵召黃海道精兵一千名則方在京城不可出來而本道出身先運二百名則使之分守上流以為添兵把截

之計似為便當令該司急速處置江灘防守之處必須多設火炮器械可以禦敵前日 啓請火藥火器除婆娑等處守城排設外用於江灘者其數不多軍器寺所藏唐制子母炮火箭伏兔及連珠木棍勝字銃鉛鐵丸玄字銃弓子長片箭并為優數令次知官李自海押領載解下送交付於防禦使處以備戰用馳 啓慶尚道軍兵畝及柳永慶改稱分戶

曹狀十一月

即據慶尚左兵使成允文牒呈各官東伍軍大半作米所定三千名整齊無路已曾徵米之人又令從軍



則民怨極多潰散相續罔知所處云大槩賊勢縱橫  
出沒無常我國之兵雖云脆弱而難用亦不可盡皆  
罷遣使諸將空手而坐無入之地已為失策至於哨  
探瞭望傳遞報警萬皆為廢弛臣入慶尚道地界  
後已過七八日而左右邊報漠然傳聞右道等處安  
陰居昌陝川賊勢熾發至於搶奪 天兵積糧之處  
而亦無傳報其他調兵防守之事蕩無模樣事事極  
為寒心大事當前而我國凡百策應協同之事疎闊  
如此臣分道行文十分申勅如有失誤未及期會則  
將官以下一切以軍律從事事知委而已散之軍未

及數日間整齊以為進取之計憂慮萬端 天兵糧  
餉竭取公私之儲僅備七八萬石但道內使命極多  
如總管使尹承勳備遣司堂上柳永慶分戶曹堂上  
成泳皆以敵體衙門各行號令不無互相抵牾之患  
一邑之穀或令移轉於尚州或令移轉於慶州或令  
移轉於大丘以此守令莫適奉行而殘民日就困竭  
彼此無及尤為可慮凡事號令雜出則事無由濟當  
初經理既以尹承勳總督諸道糧草其後雖分管各  
治而摠督之名猶在似當參酌三分之勢通融相議  
措置而柳永慶勿稱備邊司堂上與成泳同稱分戶



曹使事權歸一而論議相通似為便當 朝廷急速處置

馳 啓提督經理迎候事及軍糧形止狀

臣本月十四日聞提督大軍已踰嶺自安東馳到醴泉欲為伺候而提督不入醴泉直向豐山故臣不得已追到豐山與提督相見則提督問南邊賊情如何臣以左兵使成允文所報賊勢對之提督又問曰今行於議政之意如何臣答以倭賊窮兇極惡 天威大振必有掃清之期提督云是矣臣既見提督又聞經理之行亦近即馳到龍宮夜已二更不得通名明

曉經理發行時通名而未及見之臣隨經理一行到安東今日早牌始為進見則經理分付云大軍已為南下此處之糧皆當輸運於慶州無使匱乏與尹承勳同議為之可也又招本道巡察使李用淳語之曰運糧等事雖有議政與摠督而本道陪臣當專管為之若不盡力必不濟事又招安東府使鄭賜湖跪於階下問其本邑之糧已輸運未輸運之數且云本邑未經蕩敗人力必完得粟之事更加竭力為之皆唯唯而退經理似欲於明日直向慶州本道左道措置之糧以尹承勳所報觀之則亦六萬一千七百餘石



而已收者米四萬三千二百九十九石未收者一萬八千四百十六石馬豆二萬八千二百九石而已收者一萬八千九百二十四石未收者九千二百八十四石此後措置之數時未查報右道成泳所管亦未查報故穀數多少時未詳知而此道蕩敗無形只以上道數邑之力辦此大兵糧餉各邑品官士人倡率民戶無不竭盡其心而今已無復餘力矣前頭運糧之難尤甚於聚糧且軍行已發而糧路不繼則大事將去臣晝夜憂慮不知所出冀一大軍有持久之勢則必須催發後面之糧以為接濟之計事不可已

朝廷預為商度從長處置或忠清之穀漸次移入於嶺南而天糧自義州出來者亦可調發前來以續餽餉但恐民力方困不能趁時輸運

馳 啓吳摠兵軍中流言事狀

自吳摠兵來駐安東後軍中盛言此處人民有投入倭奴之意或言府使鄭賜湖有女子二人為倭所擄故府使與倭相通而輸送糧餉一人倡之百人和之洵洵不已適本府居民自前多數剃髮賣為女鬘如此者十居八九故唐人動輒脫笠查驗以為投入賊中而來作奸細雖收繫還釋閩境之人疑懼日增赴



後者亦不肯入於官府且軍門差官白潢恐被搶掠  
呵禁安東之穀勿令輸入於慶州大立等處而各營  
勾管之人恐未及期會逐日移文催督甚急守令不  
得已潛輸外縣倉穀使之從間路輸去唐兵處處譏  
察以為輸送於賊中見輒歐打中路勒住延旨動浮言  
無所不至又於昨日陳遊擊軍人於十里外捉得安  
東人剃髮者以為倭謀嚴囚獄中且陳遊擊軍三人  
托以推採出送於三息程外昨昨日走回來告倭奴  
三名本國人二名皆著本國衣服不意叔縛將為過  
夜偶然一人得脫解縛逃來云云百爾思之似不近

情而疑訝之餘又添一倍非但公然倡說察其氣色  
景象不佳雖斯養下卒若逢我國官人必聚首指示  
臣之出入時所見如此大小將官若以此移咨則軍  
門亦或以先入為主不無轉達天朝之患大槩如  
此無形之事雖曰保無他虞自古天下之事未嘗不  
因其阻遂成難追之悔自朝廷商量處置俾無  
意外之患

以揚經理言請鑄黜職名狀 丁酉冬

今日早牌臣詣經理衙門通名李德馨先入論說何  
事通事宋業男在遠處聽得經理言抑某得罪於邪



軍門聞軍門之來逃避來此運糧等事專委尹承勳  
為之業男即以此言傳之於臣而臣未敢信聽既而  
德馨退臣問於德馨德馨云無有是語臣亦意業男  
或誤聽即進行禮而退午後有白都司漢侗候通事  
白應後來言持平南以恭言於白都司云此處管糧  
官多且有議政檢勅俺別無所事何以為之都司言  
老爺言柳某得罪軍門逃來必且隨我前去糧運催  
督不可為云汝須仍在此催發軍糧不可還去臣始  
知朝來宋業男所傳者非是誤傳也臣屢孽既重人  
鬼交惡千萬意外得此不測之言近日之事恍惚如

夢莫測頭緒今番出來已知因此係成一段禍端必  
且上累 國家下逮臣罪曾將此意暫達於 天聽  
只緣跡嫌避事不敢堅辭跼蹐承 命而來晝夜憂  
痛如坐針氈今果如此臣行止狼狽不知所出臣之  
一死有似螻蟻但不死於國事而死於惡名目所不  
瞑且臣名在大臣之列受此名以死則國事亦將如  
何經理今日前去慶州臣不敢隨去以益其疑當在  
中路以俟 朝廷之命而亦難於自由伏乞 朝廷  
亟賜處置以不職無狀之罪鑄黜臣職使臣明白歸  
死於 輦下以昭雪誣枉實天地父母生成之恩而



國家之幸

初經理揚鎬始至語 御前通事沈友勝曰汝國  
事當使如柳某者輔之後請 上同出銅雀江上  
問柳某安在當使在側急召公近前既而有人構  
公於經理曰柳某謂公不可成事短之不已經理  
信其說丁酉秋公出巡京圻人又言於麻提督曰  
柳某率家屬避賊出城提督信之傳通於邢軍門  
至載 奏文中飛語又入 內熒惑萬端至是經  
理與接伴使私語如右而李以為不聞公進退狼  
狽遂上狀言狀

以經理分付催督大丘糧運緣由狀

臣在安東催發糧運今日馳到永川將向安東經理  
接伴使李德馨馳通內經理當日五更發向蔚山臨  
發招德馨去軍糧不為趨給朝鮮無紀綱無法度致  
誤大事 國王何不以王法治誤事之臣乎尹承勳  
成休并調來此一路使之催運柳永慶則留看老營  
回時當從梁山密陽大丘之路而來柳成龍則急往  
大丘等處催備糧餉去安東距慶州四十里自永川  
向慶州直路所經故當初尹承勳等各官糧餉皆輸  
入其處吳摠兵軍糧則皆支放於安東而提督之軍



從間路直向慶州倉在搬運安康之穀移就慶州事  
多恐邊所調未能趁給者以此故也且大丘等處已  
輸之糧以諸軍皆會於慶州故方盡發老弱男婦糧  
損移運而又有此令梁山密場方為賊藪人民盡散  
雖有傍邑之穀何力輸入况傍邑之穀亦何多得極  
為悶迫臣初非管糧之官且新到之初凡運糧多少  
搬移彼此皆不省始末而分付如此莫知端緒而無  
可柰何將自永川轉向大丘欲為輸運未知前頭之  
事如何不勝憂慮

馳啓運糧形止及天兵進攻蔚山賊陣

勝捷狀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慶州

臣自永川因接伴使李德馨馳通欲往大丘已為狀  
啓更念大丘軍糧已輸到米豆并時有五千餘石回  
軍時數日之糧猶可足支而慶州蔚山以下大軍皆  
集此處軍糧至急故臣沿道催督守令盡發見在人  
民陸續輸送臣因馳到慶州與尹承勳柳永慶等相  
見議事以為接濟之計上道軍糧負戴相續於道盡  
向蔚山本日五更時京畿左防禦使邊應星軍官柳  
成吉回自蔚山陣所說稱二十三日天兵先鋒與  
倭賊交戰斬首五百餘級倭賊退入其窟天兵圍



之二十四日倭賊於城頭列立紅白旗無數天兵  
以火箭大炮攻之諸軍一時踰城而入斬賊首甚多  
餘賊退入內城時方攻打云云本日曉頭巨軍官金  
潤得回自戰所所言一敵我國之軍亦與天兵相  
雜以片箭射殺倭賊亦多合戰形止都元帥權慄必  
已馳啓而事係捷音故臣亦以所聞馳啓

馳啓天兵進攻蔚山與賊相持狀

昨日臣軍官具希信回自蔚山說稱天兵共我軍  
攻打賊內城甚堅險大炮不能撞破賊從城上孔  
穴多放鳥銃天兵及我軍多為損傷經理鳴金退

軍方講求攻城之策倭船自西生浦數十餘隻浮泊  
海中為相救之狀天將分軍橫截海口使不得下  
陸云云今日午後又聞陳游擊乘夜攻城為賊丸所  
傷以調病事興出慶州而自昨日天氣微陰今日自  
未末東風連吹雨勢漸多至夜未霽軍士露處原野  
必有沾濕凍傷之患甚可憂慮

馳啓賊窟形止及軍兵死傷狀

臣歲前一日進往蔚山初一日平明與都元帥權慄  
巡察使李用淳等及諸將官行禮後謁見經理行新  
歲問慰之禮經理問糧餉輸運之事臣等又詣提督



待野金卷十四  
二十三日  
令進入幕內同坐行恭語之曰當初擊倭時俺軍五百名定為先登此後楊登山擺賽二將軍繼之權慄答以此事小的親見之提督又曰俺平日每恨朝鮮軍不能擊賊今天兵攻賊而猶不易朝鮮之軍不能擊賊無足恠也又云朝鮮之人能力戰都元帥亦能號令天朝聞之豈不喜悅臣與諸人措辭叩謝而退少頃經理語臣曰此處大軍留駐多日糧餉之運萬分緊急議政不須留此須即還後頭雖有一石之穀早早輸運為可臣即辭退還到慶州矣經理駐在慶與賊窟僅一馬場餘賊窟據孤山之巔築三重

石城甚為堅固城上皆設箭屋見之寂若無人而軍到城下則炮丸亂發中者無不穿透前日連次進攻時天兵與我軍多死傷故不復攻之聞城內飢乏無水欲以持久困之晦日夜令金應瑞率降倭伏兵於城外并泉之傍捉得倭人之出汲者十餘人經理甚喜問其賊中事狀則亦言糧絕無水勢甚窮縮其詳必在接伴使狀 啟臣查點我國各將軍兵死傷逃亡時存之數則戰死者二百九十八名逢丸重傷者八百七十六名逃亡者四千九百八十二名時存陣中者三千八百十三名京所軍人則除出以為運



糧負草之軍而平安之軍今日始到陣所矣

天兵退來緣由馳

啓狀

戊戌正月四日在慶州

臣等以經理分付在慶州催督後頭糧料陸續發送當日未時左水使李雲龍馳報內自初三日寅時至申時倭船首尾相接自西生浦益浦而來鱗次不絕水使親自看望則大小船隻檣竿如簇蔽海而來又當日初昏臣體探軍官鄭應天馳告內昨夜半天兵圍城接戰不得陷城暫退他賊來陣前灘連亘山上而賊船來泊者又不知其數軍糧已到陣處而經理令還收捧於慶州又初更京圻防禦使邊應星

馳報內唐兵有退休慶州之意路上見天兵絡繹出來糧餉亦令於慶州收捧故駭載還來者相續於道云天兵圍守賊窟屢攻不利士卒多傷且水陸之賊日益添兵勢甚可憂更觀事勢馳啓計料

天兵退後處置諸事狀

今此對山之役天兵初日乘賊不意以兵馬蹂之賊倉皇不能支吾奔敗不暇外柵為天兵所奪賊被逐入內城魄喪膽破若於此時登時進薄則內窟可以即破而貪其斬級虜掠之利未免遲徊於城外賊遂得入城閉門堅守天兵與我軍累日攻之且



無鬼城內薄登城輒為炮丸所傷不克而退死者日  
積於城下既而左右道之賊從水陸來救其數極多  
天將知其勢難遽即回軍外賊與窟中之賊相應合  
攻 天兵與我軍之在箭難者被害尤多而我軍則  
亦多乘亂逃走者初五日諸將金應瑞金大虛并殺  
長高彥伯權應銖成允文鄭起龍李時言韓明理具  
恩稷李廷堅等皆會於慶州而散軍稍稍來集者總  
計八百餘名臣與都元帥權慄相議使之仍駐慶州  
鄭起龍則還右道更收餘兵以為遮截之計而 天  
兵報餉輸到慶州者尚多若留之恐為賊所資今巡

察使從事官成安義次知支給我軍之料江原道軍  
糧舟運迎日者又三千石此距賊船往來處尤近即  
傳令於左水使李雲龍使之護輸於寧海府藏置待  
令上道軍糧方輸在道者各令收拾還去道內人民  
竭盡心力男女老弱負戴追隨庶幾得見平賊之日  
不幸至此莫不驚駭皆有散潰之計可為痛哭臣姑  
留慶州數日少安人心迨後上去安東經理駐軍處  
以待 朝廷指揮計料

天兵退後慶州蔚山軍人斬賊首狀

慶州府尹朴毅長馳報 曰天兵退北後倭賊二百



餘名或騎或步收取 天兵所棄衣甲於路射牌等  
突進追擊斬首十七級又據本官馳報本月十五日  
倭賊三百餘名騎步相半出來我軍一時突入多數  
射中斬三級生擒一倭又據本官馳報十五日倭四  
百餘名出來橫行射牌等突入接戰斬頭二十一級  
又據對山郡守金大虛牒呈本郡屯賊出來時軍官  
朴應孫等戰於柳沙亭斬十三級云臣觀道內軍人  
可用於戰陣者對山慶州之軍為上永川次之此輩  
非自初精勇有異於他邑之人而然也特以居近賊  
陣日與交鋒心膽已堅故能以少敵多而不為退北

此古人所以兵以士著為貴而所謂徵兵滿萬不如  
召募得百者誠非虛語也但我軍無訓養之素每令  
軍士自裹糧食軍寇亦令自備皆鈍不堪用以此雖  
勇敢力戰之士飢困無聊不能盡其材力而軍功論  
賞又不以時以此軍心或至於懈怠而不振極為可  
惜臣在慶州時以 天兵用餘軍糧之在慶州者使  
之計日給料今慶州之軍還集者七百餘人對山之  
軍百餘人皆敢死一可當十昔繼今以後若能措備  
軍糧資以衣甲弓箭別為撫養鼓舞其心則邊上軍  
兵之漸次加聚者似不止此數而將來戰守之計為



益必多常時軍功則自有都元帥等狀 啓故其軍  
人名目不為並舉只陳兩邑之軍力戰希賞之意請  
令備邊司查考前後狀 啓軍功等第而急速行賞  
以應賞不踰時之意用以激勵軍情

承有 旨處置道內軍民後上去狀

見本集

調度使成安義非緣厭避職事狀

當日到付摠督使尹承勳牒呈內分兵曹正即成安  
義經理提督南下時非但境上不為來迎稱以慶州  
軍糧收拾處置事落後則事完之後大兵駐在處所

當進來而安東府中乘夜過去有若隱避者然如此  
避事之人不可不重治以警他人向前成安義 朝  
廷處置按法重究事狀 啓云臣前在慶州時對小  
運糧方急成安義其時在大丘遍尋山谷避役之民  
大丘軍糧一千石一時輸送慶州安義因隨到慶州  
而適值大軍退來上項大丘軍糧負戴在途者將至  
散失臣令安義及李詠道等分道收拾輸入於慶州松  
溪縣收儲又令安義查點慶州遺在軍糧分給各陣  
軍人數日後安義回報於安東臣前此已 啓請令  
李詠道成安義分管左右道軍糧故安義省其病親



於榮川地後時方往在右道措置糧餉等事今見尹承勳狀 啓則安義過安東不見摠督使誠不為無失然必以大軍已回而又緣臣狀 啓以致如此與無故厭避者有異近日國綱解弛任事之臣率多占便自安不肯奔走職事臣常痛憤此習而今此成安義事請則臣所詳知而尹承勳答在他處臣狀 啓辭緣或未及知而有此狀 啓故不敢不達

懲必錄卷之十四

懲必錄卷之十五

軍門謄錄

乙未余以首相承 命無京畿黃海正安咸鏡都體察使之任成春弊滯其局亦罷凡 啓章及文移令廳吏方秀謄出名曰軍門謄錄其散未收者又三之一余以驚劣當國事艱危職兼內外無一事裨補徒於去位辱 聖主知遇今者是錄憮然自愧因志數語於卷端使覽者知余之罪云

通諭四道巡察使文



本年十月十三日 聖旨凡事有所主之人然後經  
略有條理今日國事勿論虜勢大賊在境下四道則  
既委於右相矣又出都體察使專管其餘四道南北  
相應事有 旨當職蒙差體察京圻黃海平安咸鏡  
四道事務專委經略以兵曹判書李德馨為副使侍  
講院輔德崔瓘侍講院弼善韓汝謙為從事官方開  
幕府規畫措置 國勢艱危日甚南北之舉交作其  
勢固為岌岌矣今日措置之事雖曰多端不過釐革  
弊癘懷保小民使邦本更固然後措置糧餉訓練軍  
兵修緝城池且察地勢險易以為控扼之計措備器

械申飭烽火以其大段節目若監司督率守令聞帥  
申飭邊將竭其心力盡瘁晝夜收拾補綴則國事雖  
急尚有可濟之望萬一曰循廢墜玩愒度日置 國  
事於無可奈何之地體察使之令不行於監兵使監  
兵使之令不行於鎮管節制使鎮管節制使之令不  
行於同僉都尉以下同僉都尉之令不行於哨官哨  
官之令不行於旗隊總則雖有嘉謨善策朝夕云云  
而一無所益今日之弊政坐紀綱不立體統渙散以  
至於此令者自 上深懲命令不行事無宗効之弊  
特出 聖意使大臣分領諸道之事事非偶然當職



雖甚驚劣自知不能奉承 明旨有所補益而既在  
其地無路引避則不得以紀綱體統之事先為知  
委於各道其他應行事意當追後詳盡指揮今後凡  
軍政所在一依 祖宗朝設法之意必使鎮管督率  
所屬之邑所屬之邑亦承鎮管之令無敢違越而監  
司邊將又承體察使之令使體統粗立紀綱粗張節  
令通令以濟艱危之勢如此而守令以下猶不動念  
泄泄如前則國法有在非體察使所得以私也

移京圻教訓鍊軍兵文乙未十月十八日

國家南北邊患未息教練軍之以備不虞日急一日

但為之不得其方便民間騷擾而奸吏弄術或令聚  
會官門或令聚會鎮管累糧往來到處即違民弊多  
端悉皆因起事未見效而民力先困今兵曹武學事  
目深念此弊練兵之規簡便磨鍊使各官四面各村  
別定謹慎有心計勤幹可任之人設為哨官使之自  
擇旗隊統仍於村里地勢便近之處立武場每於農  
隙閒暇之時隨便鍊習事已為 陛下知委鎮管及  
各官守令遵依事自之意先擇哨官又擇旗隊統各  
在其處鍊兵無遠日往來遠處之弊又無兵房色吏  
操弄侵徵之患不勞而有成矣今年未探少豐民間



幸免艱食之虞且當農隙無事之際改好鍊兵習射  
之事矣今不為則更待何時今防禦徒為此事下去  
毋踵前日之習聽依防禦使指揮從便處置使民心  
樂趨而軍政修舉哨官中若有盡心其事使所管軍  
卒精鍊成就則當論賞 於聞實職除授以為激勸  
之地并詳審舉行

移京畿黃海道軍務文 同月十九日

國家昇平百年民不知兵一遇狂寇不能支吾禍至  
於此今者懲創往事圖必後患之策惟在於鍊兵  
一事但為之不得其方便奸吏操縱其間則民情有

所不安亦非可行之策故別設武學事自使之各在其面  
隨便操鍊事行移知安京圻防禦使下去時亦舉此意  
已為申勅大抵 祖宗朝軍政大綱專在於設立鎮管使  
有統屬而昇平之後此制隊士廢軍政無統兵無部伍至然  
遇變將出於朝兵出於野紛然無制如驅群羊以當矢  
石之場不敗何待今者 朝廷深懲以故申明鎮管之法  
非至一再而外方鍊兵之規尚多紊亂失序誠為寒心頃  
者忠清道鍊兵之事 朝廷別遣御史為之一從訓練都監  
分付施行故其哨官旗隊之法歷歷分明一覽可見分  
數乃兵家之要法分數既明然後操鍊可為而號令可施



京圻則有水原廣州揚州長湍四鎮管而江寧喬桐則以  
在海之故不屬於陸軍而別為一鎮黃海道則有海州黃  
州二鎮管其祖宗經遠之慮今鍊兵之規不可捨此  
而他求京圻則各鎮管屬之軍別為成冊後其多少昇其各  
面哨官旗隊總牒報黃海道亦依此一據成冊急速牒報  
黃海道海道各浦屬於兩江而金使為其鎮管蓋  
以黃海無水使故使金使為鎮管使各浦之勢有  
所統屬立法本意宗非偶然而今則金使既不知  
自為鎮管所屬各浦又不知屬於所江事無統領  
何以禦敵今後所江金使次知屬浦之事一年入

番水軍之數時存戰艦之數及常時舡隻改造時  
材木所聚處軍士應入數火迫飛報

移京圻黃海觀察使文

兵興四載各道各官倉穀一掃蕩竭前頭右又有調  
發戰需之事則糧餉出處百無可辦糧餉不足則雖  
有千兵萬馬高城深池將無所用今日措置糧餉一  
事最為急先之務不可少忽糧餉措置之路亦無他  
策不過曰田稅也貢物作米也屯田所出也奴婢身  
貢作米也皂隸番價米也軍士自願納米除防也煮  
鹽留穀也此外各官糶糶雖係本官倉穀而亦不可



不知其數京圻則今年田稅除作租收以米豆以為軍糧但各官無城子處倉庫虛疎散儲零瑣之米臨時聚用為難亦非經遠之慮姑以大槩事勢言之則廣州鎮管所屬之穀則藏宜於南漢山城水原鎮管所屬之穀則藏置於水原本倉或虎城山城揚州則藏於豐壤山城長湍則藏於長湍本官其布實大略似當如此亦不可一槩為之但當隨其便宜及民情所願且觀山城倉庫堅實與否而為之區處在於本道隨便處實其他貢物作米等項一揀處之而各色之穀不可混實於一庫之中使難查考皆當貯於別

庫門外書標籤附某色穀幾石入庫則當不特別遣從事官擲奸斗量以驗虛實且屯田所出之穀亦須知數牒報以備緝用之資皂隸價米趁此秋穀未盡之時依數收捧軍士自願納糧代防者京圻則似無此例如有自願者則收捧無妨各項之穀雖零瑣湊合而所得終是不敷不足以當大軍調發之需甚為可慮自古兵興之際必以益餼之利以裕軍國之需本國四面皆海蓋之出於海水者其利無窮只緣無主管善處之人無措辦之事今以京圻一道之勢言之則漢江之水達于忠州之境臨津之水達于伊



川安峽朔寧免山之境山谷之民常時貴益如金若  
於海邊措置益利且備船隻由西江散置忠清江原  
京畿黃海之民則公私兩濟一年所得之穀不可勝  
記軍國經費所出皆當倚此此乃救時經遠之計非  
尋常小小規模亦在於本道處置之中後長善處後  
舉行緣由為先牒報

移平安道巡察節度使文

本道四年調發轉輸之餘民力殫竭糧儲匱乏軍卒窳  
弱當此之時又有西邊警報雖事變遲速不可預料而其  
為可虞則甚矣朝廷指授雖多而臨機策應專在於巡

禦使及節度使之手不可一遙制於千里之外姑舉其大  
勢而言之則江邊一帶蕩然空虛虜若多率醜類乘  
虛突至則以疲殘軍卒分兵把守數百里間勢不相及  
若欲角力於平野無依之處則我軍心膽先怯衆寡  
不敵勝敗之形未可預期必須先察地形險夷防備係  
歇有城子之處則合小堡之軍協力固守且多備軍火器  
械為銃勝字各樣火炮以挫其飄忽動盪之勢雖無城  
池而若賊所必由之處則亦當據險先為不可勝之勢以  
待而又於林木山谷之間多設疑兵鼓角相應旗幟紛  
然使賊不測多少可以制勝古語云是易以計破難用



兵碎此乃兵家妙訣為將者不可不十分體念沿江一帶自江界至義州總為六鎮渭原以上則以虞侯為助防之任碧潼以下則以碧潼郡守無助防而二使以主將總為節制朝廷指授宗非偶然但聞江邊諸郡自變生以後軍糧甚少當計食而聚軍不可有軍而無食內地之軍別擇丁壯分守各處又以清川以北炮殺手多數添防固不可已所慮者糧餉不足軍聚而無可食之物 朝廷所慮推在於此此等辭緣本道十分詳審及時措置無使臨急而有不及之悔江邊以南之邑如朔州龜城恭川雲山等地守令亦令鱗次悉

兵預為約束聞變馳援而內地之軍亦須一據約束次第遮過謀慮先定部分詳明則軍心不搖而緩急可以得力并詳審舉行各道鎮管其數不過四五而本道則有六鎮管平壤所屬有七寧邊所屬有四安州所屬有四義州所屬有二咸川所屬有十龜城所屬有二當初分屬多寡之數皆有深意宗非偶然蓋以前朝以來西方之變或發於水上或發於水下或一時齊發不一其處故一道之兵隨其便近使各自分屬平時則鎮管守令依法操鍊有事則各率其屬聽主將節令或馳援或把截要害賊雖得



志於一二處而內地之軍大牙錯峙輔車相依使不  
得深入經遠之慮况以加矣近日本道軍兵已經訓  
鍊炮手之技頗為可觀苟使主將先定謀策靜鎮不  
撓而策應得宜則可無他患其他小小臨機處  
置事則本道十分詳密處置無誤然道內軍兵之  
數各鎮管所屬及哨官旗隊總共成冊上送以憑後  
考安州形勢甚好且當清川之路若成重地而與寧  
邊作為唇齒則一道形勢自固但城面闊遠難於守  
備 朝廷欲移撤城之東面進築於鄉校後峯司倉  
墻外而當此民力困極之時似難更為此後若以三

浦水軍入番者除苗築之一朔之番減其日數使二  
十日築城而去則民情亦似便之今此冰凍時月雖  
不能輕舉而預為詳度知其闊狹計其功多少明  
春始築亦為無妨并為參商勝報

移京折巡察使南漢山城設倉文洞明二十

南漢山城設倉基址防禦使與本州牧使看審設倉  
可當處速為詳報此乃時急之事而今此始後地凍  
力弱恐不得趁時成就以誤大計本道各別參酌功  
後多少便宜指授俾令有成

若本州民力不足則或以其處上番或入番水軍



及他有後人除後使之

移咸鏡道巡察使及南兵使文

自古為政寬猛相濟務在得宜不可偏廢然若亂離之後小民蕩析流離之際則必須弔死問生慈祥惻怛使民心懷再生之意邦本無動搖之憂然後他餘措置之事可以次第舉行况本道則道里隔遠王化不沾如南道三水甲山等處北道六鎮列邑接連山戎風俗強勁龍蛇赤子在於撫綏之如何復生以後此少人民死於兵戎死於飢饉者固已十八九矣當此之時守令邊將若不盡心撫輯視之如傷而更

以煩苛之政繩之則非徒塞下之民怨咨必深而藩胡叛服之形亦將因此而異機關所係至為關重朝廷遠於千里之外雖有仁民之令愛物之澤而無路可究使遠方赤子嗷嗷於邊鎮剝割侵毒之中則邦本何自而固民弊何自而去哉道內之事有監司兵使自當隨所聞見便宜處宣以紓民瘼然守令邊將一日之間所以弊及於民者如牛毛蚕絲監司兵使或有未能盡知者 朝廷雖別遣 御史而耳目多未道達皆為可憂當職承此重任遠處措實之事難以懸度亦必自本道所已施行無煩於告訖



邊塞軍民弊癘未能盡無則雖欲責之以親上死長  
之事其道無由為此先為知委更加申飭列邑遵依  
施行

移平安道節度使文 同月二十九日

本道凡百措置之事專在於監司兵使處實之中無  
容煩詔御史下去時防備大際已曾詳盡指授以送  
江邊一帶士兵數小糧餉不足器械不備城池低淺  
窳為可虞急時措置無失機會守城之際炮樓一事  
窳為關重已令軍器監正李源事知火炮匠帶率下  
去倉卒之際雖難於鍊石作樓伐木成形堅設防牌

穿穴其中統可放砲亦可禦賊急速申勅舉行前日  
右議政在本道時平壤一府亦設炮樓數坐而判官  
所作之樓至今未成此乃一道根本重地若成此樓  
而多備天地玄黃及佛狼器大砲各宜其中預為習  
放則一勞永逸必為萬世之利今雖天寒水凍始後  
為難預備材木待明春督令告成道內各官各鎮糧  
餉絕乏江邊鎮堡時存之穀只有田米數十餘石少  
則五六石軍餉不足則許多軍兵何以添守此非小  
患朝廷十分憂慮銀兩下送使之買穀田稅作米等事  
已為知委但日今江水成冰義州頃穀運去為難田



德邑金卷十一  
稅作米亦皆內地之穀散在各處夏生之後一時聚  
合餉軍亦所難必皆為可慮而遠處之事遠度為難  
不得一指授此事十分計度及時施行俾無後  
時之弊大抵無二年之蓄則古人以為國非其國假  
使今年無事當此十戈未息之時道內得粟之計不  
可不十分區區以為緇餉之計但緇餉之計他無善  
策只有廣開屯田而已道內沃饒閑曠之地如安州  
三千坪定州博川之境蘆田及他可畊之處非一二  
明年耕墾可以得粟唯農軍無出處農糧種子  
之難備似是難行之條前年間劉總兵下去時所率

房子五百餘名棄置於義州而去其時 朝廷別為  
移文使之分處列邑賑濟資浩今不知餘存幾何此  
屬收集皆可為農軍且老江宣沙浦八番水軍可以  
耕作農牛則道內募得官牛今有幾隻此等各項事  
詳盡計度稟報施行練兵一事專在於修明鎮管之  
法此乃大段軍政所繫鎮管之法已明則軍卒之在  
一鎮管者合有若干名可以知之既計軍卒之數則  
亦當以其數各備糧餉如一邑有練軍百人則當令  
其邑預備百人幾月之食合一鎮管之軍而總計之  
鎮管所屬各邑糧餉儲置幾何各以其力備之則事



有頭緒而糧餉亦易備之此乃甚為便易之策而為  
經遠可行之規文書間不能盡意軍官崔應澤處詳  
盡分付以送十分計度便否詳報施行六鎮管鍊兵  
之數炮手樂名殺手樂名哨官旗隊總某某人一邊  
成冊星火上送以憑後查惟練兵砲殺手勿論正軍  
公私賤混合成隊隊中正軍當其番次入番於江邊  
則隊伍不具而兩役被侵民情以為怨苦此條何以  
處之亦為相考詳報道內時存軍器弓矢外為銃藥  
柄勝字銃筒藥柄各樣大小炮藥柄藏於某處相考  
開錄詳報火藥最為關重道內時存幾許及往日唐

烟炮分置於義州平壤寧遠三處者改煉與否亦為  
相考如未改煉則刻日煉成依法製造江邊防禦火  
藥不足處惡惡添送在源所造火炮匠處江邊伶例  
人抄擇火炮製法傳習以備後用崔應澤詳知道內  
之事故公文準授下送凡事為先詳報

發黃海道巡察使所江會使文十一月二十日

興益利以佐國用歷代已行之策古人以益為國之  
大寶而教民方便使蕩敗之虞變為殷富之地者非  
一二矣 中朝別置煮鹽軍定為稅入之規其為法  
甚密而許多軍餉皆倚辦於此我國邊海產鹽之地



不為不多而盡歸私用當此軍需之缺之時些失六  
利誠為可惜本道究津海州鹽盆最多在也處今欲  
就此別設鹽場而除出七浦應入水軍隨力煮取又  
令所江倉使專力勾管使之弊不及民而得鹽優多  
一邊建置鹽倉於兌山三省空近處將所煮鹽石陸  
續運入儲時每鹽貴之時許民平價來糶則傍近山  
郡之民皆便於得鹽而官家得粟亦多矣應行善意  
本道各別詳細磨度回報以憑究處而已曾排設公  
私鹽盆凡幾坐鹽軍凡幾名一年稅入凡幾石亦一  
一知數牒報且當春郎盛煮之時若除入防軍士助

糧米而買鹽納倉以為許民買食之資則無別煮之  
舉而得鹽亦不賞矣此等曲折亦不商回報以憑處  
置

移京畿巡察使文

今此鍊兵之規欲以便於民故盡去近日他道鍊兵  
遠處往來煩擾之弊一就村民所居之地使不出其  
鄉而隨便鍊習易於成就假使外賊不來而人人既  
習武藝則土賊亦不敢來犯而閭井得以安枕矣哨  
官等先知此意又以此意詳細教訓於各村之民慎  
無驚駭謀避哨官旗隊總以下亦不可一毫侵擾以



為民整務在上下相信以實心行實事無得應文塞  
責以長者且之習農時則力於耕種有事則一心捍  
禦自此以往下可以深全父母妻子上可以捍衛國  
家有無險好事不然則流離分散又相顧護或陷於  
溝壑或為失家豈其身且不能保况於他事乎此利  
害得失之較然明者其各盡心施行江華喬桐措  
置事專委江華府使而鍊兵分部大縣亦依此例施  
行

一京左京右京前京後皆設營一營統五司一司  
統五哨一哨統三旗一旗統三隊一隊軍數六

際以二千五百人為準京左則於龍津設大營  
所統五司各於軍兵操練道里遠近平土處設  
一司教場而其司所統各哨亦於所居里中設  
演習射藝之場平時則哨官各領其軍於里中  
教場習射或放炮或習用捧疾走等事每月一  
次會於本司教場習陣三朔一次五司軍人齊  
會於本營一日習陣次日比較所業而罷哨官  
旗隊總以下差等賞罰一司內軍人優等者三  
人中居首者一年復戶刷馬等事一切蠲免之  
次者六朔內刷馬雜役蠲除又次者三朔內雜



後減除通五司居者者一年戶役雜事除城外  
或賞物或免賤免役或為禁軍哨官善於其任  
者各別牒報重賞其或惰慢職事或憑公營私  
侵擾所屬軍士者訪問最實重者從重徭重治  
事

一聞閭民丁則當入編伍之中此外出身武士禁  
軍等不仕在家者亦從時在之數路成隊伍程  
為遊軍不限多少以備調用事

一軍中哨探瞭望之人擇其性識伶俐詳知道路  
能出入山谷善於行步者每一司擇上人名為

哨探軍亦立隊長以統之各與擔報旗二面以備調用事  
一每哨隨便備大小角及羅八無事時軍人常常  
習吹能才者別錄牒報營將習陣之日試吹居  
首者三人亦依能射例論賞勸登事

一京右營設於虎城京前營設於竹山山城京後  
營設於坡州山城之下各營鍊習聚軍事依右  
例施行事

一京左營軍器則當於龍津別設軍器營造廳多  
造弓箭馬銃等物散給軍士以備練習之用京  
右營軍器亦於虎城設廳造作分給京前京後



營軍先造作事亦依此料理施行

移京畿巡察使文 同月二十一日

京畿鍊兵欲使邑求其四面求其里求其村村求  
其人所謂網舉而目隨即占比間出之遺意無微  
發往來之擾無聚合餉餉之費一番整飭之後百事  
准意時平則如鄉徒習射之為而備主賊防患難有  
事則各令哨官旗隊統領其軍聽用則甚為便益况  
平時有賞罰連坐之法臨事有手足相救之形彼為  
哨官隊長者若深知此意則自不得不用力矣今防  
禦使有病而鎮管守令又不見盡心奉行彌令者哨

官之來受票旗者亦稀少始事之初弛廢如此終何  
有濟本道別加警勅將各官四面哨官旗隊總姓名  
斯速申報以憑彌令

移京畿巡察使文 十二月十八日

今此鍊兵之意欲令各面各里各村團聚丁壯隨便  
鍊習使之各保鄉井而守令不深究其意為哨官者  
亦莫知其何事視為括軍赴防之類規避而謀免者  
亦有之誠為可歎當初別為武學事自而指授者只  
是在處東伍如鄉徒作契而射者為射砲槍者為砲  
槍隊伍既成之後即為一番巡檢能於百藝而哨官







一分軍之法依紀功新書而稍加增損一營統五  
司司有把總一司統五哨哨有哨官一哨統三  
旗旗有旗總一旗統三隊隊有隊總一隊并火  
兵十一人此其大綱也然其間又有活法不可  
拘泥今後各里各村居民附近團結為隊人多  
則三旗之外雖四旗五旗皆可三隊之外雖四  
隊五隊皆可軍少則一隊雖不具十一人只六  
人七人皆可不可移此以就彼雖近以附遠然  
其分數既明軍士係於隊隊係於旗旗係於哨  
哨係於司司係營營係於大將則臂指之勢不可

亂也凡習陣或調發時大將傳令於各營營將  
即傳令於把總把總即傳令於哨官哨官令旗  
隊總各率其軍齊赴信地不可時刻參差期而  
後至者用軍律

一軍數雖多而大將令營將則所統只五人營將  
令把總則所統亦五人把總令哨官則所統亦  
五人哨官令旗旗令隊則只三人而已天下豈  
有不能運用五人三人者哉此乃標約施廣之  
道歸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者不過如此今  
之為大將者皆欲身領軍士故雖勞神疲精而



不能成形其亦惑矣

京畿左營龍津以利川驪州廣州楊根砥平楊州  
抱川加平八邑之軍屬焉利川為前司驪州為  
左司廣州為右司楊根砥平為中司楊州抱川  
加平為後司

右營水原禿城以水原南陽仁川富平陽川通津  
金浦安城之軍屬焉

前營龍仁石城山城以竹山陰竹振威安山陽智  
龍仁衿果川之軍屬焉

後營坡州山城以高陽坡州交河豐德長湍連川

朔寧永平開城府之軍屬焉各營分司依左營  
例

中營京城訓練都監之軍常時則分操於各營各  
司各哨大閱則五營之軍都會一處

江華喬祠在海中故自為一營不隸於陸軍

軍糧各營計軍而聚糧或備半年之食有餘則漸  
次儲備雖一年二年之食多屯倉出能幹糧  
餉者主其事

軍器亦視各營軍數各自準備亦多置善其旗  
幟金鼓之屬責各營措備各營皆擇形執要



險前臨于時可設教場處築城用土樓櫓務令  
完固各司所在處亦擇地為小壘平時則合五  
哨之軍教鍊於此處有事則率近處充弱及糧  
穀清野入保於其中又將各里亦設教場以便  
訓練

附管子內政篇

管仲言於桓公曰公欲連得志於諸侯事有所  
隱而政有所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曰作內政  
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  
三分齊國為三軍擇其賢民為里君而統其法

令且教以田獵而行其賞罰則民通於軍令矣  
公曰善管仲令伍家為軌軌長率之四軌為里  
二十人有司率之十里為連連長率之十連為  
邾邾良人率之五邾為軍五邾師率之令不得  
遷徙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軍旅政定於里  
人與人相安家與家相保少相居長相游死喪  
相弔患難相恤吉凶相憂哭泣相哀夜戰其聲  
相聞是以無亂甚戰其目相識歡欣之以相死  
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公有此教上三萬橫行天  
下誅無道以立周室天下六國之君莫之能禦



也  
余既以隣里之民編伍為兵且擇其里之才堪統  
率者為哨官規式已具頒行京畿等道適安東提  
督高叔明以管子內政篇見示不意鄙見偶與相  
符因附于後使觀者有所取信焉

移京畿巡察使文

今日之勢可謂急矣軍務措置之事不為則已為則  
當量日計功以夜繼之猶懼不及若或怠緩寬縱視  
同平日使一日之事延至一月一月之事延至一年  
則光陰有限事機交迫必有後時不及之悔思之至

此極為寒心况冬月已盡春耕將迫農事若始則雖  
各勸民訓練其可及乎鎮管之法 朝廷申明知委  
今已數年而未聞一處奉行近日知委鍊兵事自三  
為簡易欲使邑求其面面求其里里求其村村求其  
人分其村落多少裁定濶狹擇出哨官哨官既出而  
隨便抄出見在丁壯之軍使之各在其處設場鍊習  
無往來道路之弊無坐食糧餉之費民情必所便宜  
數日之間可以成籍上使而略不聽從以軍務重事  
視同覓戲除竹山安城陰竹陽城振威陽智龍仁廣  
州利川楊根砥平水原外其餘哨官尚無黑白商陽



則以不辨穀麥之人定為哨官又不成公事起遠聞抄兵等事則惘然莫對良可痛心當此國勢危急之時練兵禦敵為第一急務九重之憂切於宵旰而守令以分憂共理之人不為動心唱而不和泄泄如此何事可為思之傷痛其中尤甚怠慢者所當痛發一二啓聞治罪本道各別星火知委限本月十一日哨官無遺成冊上使

約束守令將官文 丙申正月三日

古人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况於今日乎鍊兵之為急務雖行道之人皆知其不可已况於守土之臣當

事任官之人乎然人心積成怠慢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往往以此重事視之為文一塞責之事唱而不和似無感動奮發之意尋常痛歎不得不更申教戒其各洗心惕慮悉意遵行今此鍊兵之規非欲病民只欲便民使平居則隣里相保捍禦土賊有事則同心一力以衛國家之患如斯而已然又不可渙散無統故置哨官以統旗總旗總以統隊長隊長以統軍士欲其互相維持互相教訓互相聽受無前日烏合土崩之患也大要守令謹擇哨官哨官謹擇旗總旗總謹擇隊長而軍士則亦必以隣里附近之人隨其



見在之數團結為隊此非但欲其無往來遠處  
聚集之弊也蓋以既居一里則面目相熟情志相親  
患難足以相救守望之以相助其與居在異地平生  
不相識面而一時聚合名為隊伍者其效自不同也  
哨官之任極為重大至於旗隊總之任亦為非輕者  
非其人非徒無益必有民弊自今以後守令三令五  
申約束哨官哨官約束旗隊總各各盡心所任之事  
必使愛恤所率軍人如一家之人一毫不得侵擾軍  
人亦視哨官如一家之長凡有教令一一遵行無敢  
違越本府時時發遣防禦使巡視各官各哨能否校

其軍人成才多少一邑之事則責之守令一哨之事  
則責之哨官能者啓聞論賞不能者差次施罰決  
不輕貸今將應行事宜開坐于後

一京畿道內各官軍士已分京前京後京左京右  
為四營一營統五司一司總五哨一司之中亦  
以東西南北中央分為五哨名為左哨右哨前  
哨後哨中哨務在量其道里之遠近民居之疏  
密往來便宜使整齊齊如綱目之相維而不  
相紊此軍政六段向於事亦無難行者更加詳  
審著實施行



今日亂離之餘各村民居稀濶或數里而一家  
或十里而一村團聚收合以為一哨練兵之際  
名使之逐日來聚於一處則必有往來煩擾之  
弊民情恐亦不便平時則使隊總旗統知委各  
於其所居或習射或習用槍疾走等事哨官則  
於所統三旗內巡環試才農隙則稍數農時則  
稍疏數則每初五日月試一旗之軍書其由數  
次五日試二旗之軍書其數如右又次五日  
畢試三旗之軍每十五日而一試則一月再試  
既則每初旬試一旗之軍再旬試二旗三旬試

三旗一月一試極農五六月則停止使之專力  
於農務守令亦一月一次或二月一次合試境  
內諸哨之軍按其成才多少申報幕中以行賞

罰

近日他道之軍則分屬各處有巡察使軍兵水  
使軍防禦使軍巡邊使軍助防將軍守令之軍  
各自爭占軍政大擾調發之際文移夾馳眩於  
奉行不知適從此是今日極弊故今則一邑之  
軍盡屬於守令有事調發守令各率其軍來聽  
大將之令惟其所用此最為簡要若軍不齊一



或教鍊怠慢則其責不歸於他人而歸於守令  
各各盡心施行

一我國不閑陣法今此團聚民兵若無教訓之人  
則如盲者之不識道路極為可慮近日唐教師  
分教各道之弊甚矣本道則唐教師下去事已  
極力防塞知委民間使勿驚擾龍津別將許售  
往在忠清道安與梁時善於教誨故營將無差  
使之往來諸邑哨官一問教誨軍士亦為知委  
施行

一農隙務閑之時防禦使持令旗出去五司之軍

聚合於一處為大習陣臨時聽傳令施行

一哨官勤於其事所率軍士無弊教訓使軍心親  
附無怨苦之事成才數多則其中特異者與各  
別 啓聞除職預為知悉策勵

移咸鏡道巡察使南北兵使之

鍊兵一事 朝廷命下小方所為尚未有頭緒虛度  
時日良為可歎兵曹頃日磨鍊武學事目 啓下知  
委其意欲使邑求於其面面求於其里里求於其村  
村求於其入所謂網舉而目隨即古者比閭出兵之  
遺意無微發往來之擾無合聚餉食之費一畝整勅



之後百事惟意平時則如鄉徒習射之為而防備土  
賊患難相救有急則各哨官旗隊統領其所鍊之軍  
而聽其調用况為利益此事若善為措置則萬一遇  
有邊患精勇俱發有手之相救之形而括民擾民之  
弊可以祛矣且本道南宮各邑多有從軍力戰之人  
而或功多而賞典不及頗有怨望之心或上之人無  
推起使用之者而在家閑卧者亦不為少此軍隨便  
盡為調發或施表賞饋遺蠲除完護之恩使人情益  
勤而相慰且雖調出勿勿為發遣分力作為一隊便  
之自備一面大緊治兵之事如治亂繩必以誠心監

之勤加振作又必有賞罰之柄而頻數該才有可勸  
獎茲後可期成效矣各別申勅施行

移黃海道巡察使文

凡政事施措之間貴在於順民情既順則事  
必有濟急之不可緩之亦不可况當此兵革板蕩之  
後瘡痍者未起流亡者未集今日之政當以懷保小  
民弔死問孤為先使愛洽於民心然後其他鍊兵據  
險器械修措等事次第可舉此等緣由本道十分詳  
審施行山城修築固為今日之急務然形勢有緊啟  
之異功役有難易之殊先其緊且易者而後其啟且



難者則民力不至困弊而防備之事亦無後時之虞矣近日忠清道等處亦築山城而處處未得其宜多發民丁並舉重役而監董者又不得人其於城制曲直山勢濶狹皆不細入思量只以苟且塞責為務或築城未既旋即頽毀民力徒費而終不以為可守之地極為寒心道內山城時方始役之處未知幾處監董之人未知何人某處某日始役功役幾何某處形勢最好易於修築本道於始事之初詳畫計度使為之必可成之必可守亦不可多用民力於創築餘之必以擾民心諸處築城形止急速牒報山巖白

募入居者除其身役出於權時不得已之舉若一處偶然為之則猶可也許多山城皆用此令則避役之徒相率而歸之日月漸久則或有不入城中而冒托免役者虛偽滋生則軍士之避防厭番者驛卒館軍之謀避身役者人吏官屬之厭苦就散者紛然向之不勝其擾此亦不可不慮大抵山城必在於險絕之地平時則人不樂於居住惟當預設倉庫儲粟其處而或使僧徒居守約束隣近各官之民預為分付臨時各從指揮處處入保則事甚便宜可以施行古語云百聞不如一見本道親在其處凡有見聞互相通



議必使事無過舉然後可以成事為此知委更加詳  
審回報

移京畿防禦使各營將文 同月九日

京畿之民酷被兵禍蕩析離居甚於他道幸賴上年  
禾穀稍登流離四散之民稍稍還集而時未定厥居  
誠可矜憫今於各村設立哨官使知軍數者其意不  
但在於鍊兵而已蓋欲其同隊共里之人患難相救  
有無相資使相親相愛之心結於平日則臨事自能  
如手足心腹不相潰散哨官旗隊總以下各別曉諭  
率下之軍蓋心施行即今春即已入農事將迫各哨

中如有農牛鮮少種子不足之民逐日牒報于營將  
使之轉稟覓給此外凡哨軍病患疾疫欲得藥物救  
療而未得者或為徭役所侵將至離散者并皆一一  
報于營將庶幾民生先為安業然後次第操鍊各別  
申飭施行

移水原府文 二月一日

本府所屬軍士尚未束伍延拖時日已經累月外方  
不遵 朝廷號令類多如此極為駭愕前日防禦使  
所報束伍成冊相考則不惟亂雜無統成冊內不  
書各人姓名但云實軍幾名有故幾名未知某軍為



管其軍有故有同畫水而求痕以此而名為練兵無  
異於兒戲大抵一營統五司一司統五哨一哨統三  
旗一旗統三隊一隊并火兵十人乃是東伍大綱  
故哨官自擇旗總旗總自擇隊長隊長自抄其軍他  
日軍士不整壯弱不分則哨官當自受其罪不可歸  
之於他人故軍不得不精教不得不動可用於戰陣  
所謂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者誠非虛言也今之為  
將者全不知此意且傲然自大自以為無所不能於  
此等精微曲折皆不致意尤可歎息水原常時軍兵  
之數至於一萬七千餘名雖兵火之後不應但看

千餘名此必哨官不自抄軍而使都訓導色更操縱  
用手於其間致令如此往者已矣自今更為詳察聽  
今去都監聽用官全尚文所言親自束伍自一哨二  
哨次次傳令各率其軍來集府中點閱軍卒逐一成  
冊火迫上送一營五司軍人畢束伍後即時牒報則  
當發送鍊兵牌且遣副使合五司之軍習陣死城急  
速施行

移平安道監兵使文

本月 日 備忘記云云 宵旰西顧之憂至於如  
此當事之臣所當殫竭心力策勵守令邊將日夜思



惟廣求長策以為經遠之慮使朝廷永紓邊警之虞方是盡職不可悠悠泛泛應文塞責以度時日傳旨內諸條宜詳審奉行大抵今日之勢只以關西為根本處置之事不可少緩自古戰守之計不過糧餉軍兵城池器械而已四者俱備而又必有人和固結其心更有良將然後可以濟事今以糧則處處竭乏不足以支數月之用以兵則守令惰慢不顧十分紊亂不成頭緒城池則齟齬已甚無金湯可固之處器械則散失殆盡銃筒火藥諸具未備至於弓矢亦皆散失四者無一可言而民怨極天人和又無可恃

其為危迫之狀不可一二以言也然不可諉諸勢難而不圖巡察使則當嚴明黜陟以肅綱紀使貪官猾吏不得侵剝於下凡弊所當革者利所當興者逐一講究悉罷行之兵使則詳察沿邊鎮堡形勢急時措置城池之可設者設之士兵之凋弊者撫之器械之未精者改之及此無事之時多方經理如一家之事則雖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早晚必有完實壯固之勢聖教之所以眷眷屢下者實在於此更加體念且平壤一城自隋唐以來素稱險固蓋其地勢帶江據山似若天成所欠者城制頗濶軍少則難守今之



砲樓之制實為萬古守城之妙法此樓若成則軍數雖少不患難守傳聞巡察使令春欲為加設於城外云其為關西根本之慮遠矣但製造須曲盡其法若後方為有益蓋我國城制屈曲若砲樓附城太近則砲道之出於左右者有所障礙勢難及遠若此之度當使離城二三間或四五間隨其各間以安火炮炮火愈多而引勢愈遠千步之內賊不敢近又於千步之外立一砲樓使之屹然相望則兩處大炮衝擊迭發而賊雖百萬難進城下此乃妙法也今於始造之初更為精察體勢施行沿江一帶鎮堡可設處并次

次排設甬川土城濶狹適中今雖不能並舉其後漸次蓄力以為修葺之計安州城子進築事乘此水解之時於清川江上流斫取材木從水上流下先於司倉南隅之路立東門後進築城子方是便宜又以舊東門材木改作北門無妨第不可擾民於農時以僧軍及水軍隨便役使宜當道內凡富人之有粟而有志國事願為助力者僧人之力於其事者監官之盡心辦事者畢役之後分等馳報則當入 啓論賞鍊兵成冊至今未來良可恠歎從事官下去時鍊兵規則已曾分付鎮管之法常川檢勅勿令弛廢成川鎮



管在大同江上流與平壤為輔車之勢且其所屬郡  
邑甚多於他鎮管 祖宗朝而置本意實非徒然若  
使成川鎮管盡其職任得精卒數千萬以成節制之  
兵則既可以壯固平壤乃可以把截黃海道遂安各  
山之路如此然後大同一江方成天堑之固矣此等  
經遠之計詳審勅勵施行其次安州鎮管以下亦當  
鱗次整齊守令之奉行勤怠者一切約束在賞罰之  
中不可任其自為而已也今年農事各別勸課此外  
凡事不能盡陳并便宜施行

移京畿巡察使文 三月十六日

京畿左營鍊兵之事得成模樣而右營軍兵尚無頭  
緒防禦使亦為適易主管無人極為可慮大槩各官  
官吏及百姓等不知武學事自本意便易簡約非括  
軍之比非官門傳令聚會之類而處事之際多失妙  
理或委諸下人之手致有騷擾遺漏之患或視同抄  
軍赴防之歸而令民情不安其間郎郎未便之事不  
一而足良為痛心此由各官當事者不識鍊兵之本  
意而然守令及將官招致旗隊總明白曉諭諄諄教  
以各保鄉井如團結香徒之為常時隨便各習所願  
之技藝農時許令歸農而勿使有妨於耕作守令但



以賞罰一事明施各哨官使民知勸懲之方則自然  
著實有效更以此等雜錄一一知委速為整齊

後四道巡察使文四月四日

國之所以維持綱紀者只在於上下相承禮敬相接  
之間近來綱紀餘弛百度廢墜內外上下之間禮貌  
蕩然無復有敬慎之意紀綱之廢寔在於此姑以文  
報一事言之方伯之於體察使守令之於觀察使階  
級有序不可相混以中朝文移之體觀之如軍門  
號令則自總兵提督以及布政衙門皆敬慎不敢視  
為等夷雖自相往來文移語及上司則必皆上書於

他行不得連書可知紀綱之行雖在文字之間不敢  
輕忽近觀各處監司粘移報狀守令其於上司衙門  
例皆連書詞說倨傲略無敬慎之意極為慢忽此事  
如此他可類推以此朝廷之令不行於外方監司  
之令不行於守令守令之令不行於民間將帥之令  
不行於編裨編裨之令不行於軍卒下陵上替不可  
收拾良可寒心本府猥當重任他事百不整頓而先  
言文報之事捨重言輕固未免不知類之譏然小事  
尚未能正則何望於大事哉自今凡文移等事自監  
司以下一切依前目下四道體察使入 啓所定規



例施行而守令文報中如有不遵式例仍舊傲慢者  
觀察使毋得上使

移平安道巡察使文

一道軍數常時現付軍額者通計一萬餘名若合戶  
奉足則其數必倍今則合公私賤雜流抄發而其數  
止此未知其故雖兵以務精為言然太少則恐不足  
以禦大勢之寇此未必抄軍無法互相脫漏之弊更  
加詳察施行老乙可赤形勢浸浸日盛將來之禍可  
以料度凡事為之於未甚之前則其勢易為之於既  
甚之後則其勢難乘此水解防歇之時江邊鎮堡城

子之頽圯者修之烟墩之可築者築之糧餉之不足  
者補之兵器之未備者備之邊將之庸殘者汰之先  
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後雖有事變有不足患  
逐處指授之事但舉大槩不能詳言本道責勵兵使  
及邊將至誠曉諭期以同濟國難

分付從事官應行事宜條

所管黃海平安等道應行事意開後錄相者舉行  
後牒報

一京畿軍糧方急魚鹽急速上送仍從便區處使  
為永久之利



一黃海道被抄操鍊軍人外亦有軍功受職之人  
及他閑散武士出身之退居鄉曲者才人山尺  
之類皆當網羅收拾各於其中分隊伍定統屬  
行其惠澤得其歡心明其約束然後臨急易於  
調發與被抄軍人合勢犄角此為上策與平安  
道一樣施行

一兵之本在農雖事變搶攘而務農則不可少忽  
近來人心善動民無固志風聲鶴唳皆為失措  
或散其家業或廢其農務分散他處賊未至而  
先為死亡者比比有之此意各別申勅守令曉

諭民間無得輕動其中如有造作訛言搖亂人  
心乘時射利者當以重律治之掛榜知委

一出站刷馬之弊已為通融出米民怨少紓云依  
前日分寸各別申勅勿令中廢渾雜更生弊端  
且聞金郊察訪勤察職事云各站之事使之專  
委檢勅如有弊端則當責察訪事知委

一山城之役既不可一時並舉又不可廢弛不為  
其要最須得其形勢控扼之處而據之然後用  
力少而收功多矣蓋一道有一道之形勢一國  
有一國之形勢得其形勢者勝失其形勢者敗



如漢人所謂守白馬之津拒飛狐之口塞成羣  
之險者是也黃海道形勢一路則自平山達於  
京畿關城府一路則由免山谷山遂安而達於  
成川其中必有十分形勢可據之地更須遍訪  
土人之有識者參以從事官眼同條列牒報如  
猪灘一帶形勢不須着意察平山最為直路  
要害人言山城形勢不甚好茲古人築城之意  
必非徒茲親審牒報瑞興山城則前行移已盡  
第未知府使作用如何耳平安道形勢一樣類  
推而得之安州城子進築事亦檢勅施行

一黃海道常時入防於平安道軍人其數幾何而  
今之時存者幾何今西邊事勢日急或有更入  
黃海軍人防戍之議然此則徒為民弊而實無  
益於禦敵無已則出其番價入送西方以為募  
軍之資得軍必精而黃軍之弊亦除實為兩便  
此事亦須參酌彼此之情牒報

一成川鎮管所屬各官於平安道六鎮管中最多  
其故何也自前朝時北虜入寇則必由此路而  
出於慈悲嶺以犯內地故特為成川鎮管多其  
屬邑以為遏截之計且是平壤大同江上流假



使平壤且急而成川以大兵堅據上流與之犄  
角則平壤之勢自固 祖宗朝邊遠之慮周密  
如此昇平以後徒有鎮管之名而無其實故兵  
分勢弱守令亦無以糾合軍兵保守境土為心  
者良可痛也成川府使金庭睦 朝廷以其善  
於鍊兵故由屬邑而陞為鎮管實非偶然若  
使此人盡心職事修舉軍政不徒成川一邑之  
軍使其所屬比成精勇之士則緩急得力非少  
更為申勅且一操知委於他鎮管視其屬邑之  
兵精麗與否特為賞罰其鎮管使有成效

一平壤順安肅川安州為大路所經之邑聞肅川  
最為殘敗不能成形未知其故豈守令未得其  
人而然歟賦役獨重於他邑歟倉穀已盡糶糴  
不時民無所資歟於此必有其故矣須知其病  
源而改之然後民蒙實惠而完復有日矣以形  
勢言之則肅川前臨平野一望無際土地沃饒  
且連海有魚鹽之利苟能多設計策措備農牛  
田器因民之所無利而利之去其侵督之害則  
可以蘇殘矣如土民中識事者前主簿吳聘壽  
者亦是一邑之翹楚不妨招見問其民瘼且問



必期安集

一江邊一帶城池器械軍糧兵卒及邊將緝職不稱職者並督檢察詢訪且勅兵使必於合水前急急措置可為之盡力未自辦者申報於軍門逐一處置其中砲樓之設最為守城善策已設處合宜與否未設處隨便指授漸次成就且以大炮常川習放無復廢弛

懲必錄卷之十五

懲必錄卷之十六

軍門謄錄

移京畿巡察使左右防禦使文

五月一日

近自亂離以後民心不定少有警報無論虛實輒皆驚駭老幼奔波不知所適往往死於土賊填於溝壑雖幸而得生者一難鄉土資糧彈竭得食無路餓死於山谷之間不能接濟其勢將盡死而後已極為寒心原其所以致此者不但民心動搖不能鎮守所致實由於無可恃之處雖欲入保而不可得故倉皇顛仆不能自定其亦事勢所然也如水原之民則以



亮城為固故往日驚動之時一府之民獨不動搖此有所恃而不動之驗也今宜於各邑人民居住道里頗近形勢便好處擇其險要可保之地漸次修築預為區畫知委使其處之民入於某處假使丁壯調發出戰而老弱相聚其中多設石車以待之盡取公私積蓄於其中列屯相望無事之時則下山耕種無復憂念有事則攜其所有即為入保則賊雖欲衝突而不可得且四面清野鹵掠無得則不過數日其勢自窘乘其情歸之際而迭出銳師處處遮截則蔑不勝矣今日禦賊保民之要惟此為長策不可少緩特慮

人無遠慮不肯致力於此事只以奔竄為得計未知奔竄之後將無從也水原亮城既為右營營所屬之軍分為五區各當以五司所近之處曉諭人民乞農隙務閑之際漸次修築入保之處一處如此他處亦然不過一二年而形勢自殊其與拱手而坐待死此者則言無益矣仁川亦有山城間其處之民則皆欲入保山城此亦民情所願故已為撫許東善李府官會修蓋其他如雙井等處及他餘民店湖廣形勢險要處必非一二通可巡歷看審便否逐一馳報且曉諭人民以此乃為民非但為國也民雖至愚必有



知其利害之害而即相聽從者更加三誠告諭龍仁  
石城山城在直路之衝形勢甚好而民力不齊至令  
不得成就亦為可惜而即為審觀量其功役多  
少馳報則農務稍歇之後以前營所屬之軍限二日  
赴役無妨濼濼城亦當依此以驪州剡川務旅軍人  
修築此不過一二日之役而可為萬世之利民心亦  
必不至於厭苦更為參商便否牒報施行

移京圻黃海道巡察使文

近日鍊兵之規既以鄉里村落團聚為兵此實管子  
內政篇之遺法欲其平居則患難相救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有事則同伍共隊死生不離其與聚舍遠  
處之軍而月不相知姓名不得聞語意不相通而強  
之為隊伍者甚為弊然但有兵則必有食自今公私  
積蓄掃如脫有調發之事無食之軍必至顛仆亦不  
可田今法依隣里修築之河各於其村其里計其軍  
之多少而於麥熟乃秋穀或就民間設賤之店從其  
所願其斗斗以合其量其里所收亦加以為里中  
軍人亦令其與之食之道以在兵此設法無兵與之事  
而著曰其具則大其死之文亦當以之其瘠瘠此  
古人所謂道三人之六命三年餘一年之文之遺



意也小民不識其意則濫費無節不令可頭狼  
狽之憂言非止此也先向曉言開以司官則愚民  
必不能自足然又必有一管一司之平準兵部士人  
之有說心誠意為人所信服者以主其法其法方可  
有成此乃最急之務也子道更為公商之而報與  
施行

發江蘇海道觀風文

一路唐兵三處必劫利馬文之弊日甚一日民不  
堪苦當今病民之害莫大於此本府十分商度從事  
官下送使通融一道田結之數而均出米布分置于

三站又以解事能幹不為汎濫之人定為三站監官  
勾管各官收納米布之數支用俾無虛疎之弊逐日  
用下之數皆為一一置簿以憑後考若黃州置簿庫  
兵下來之數與龍泉平山之數與京  
畿有異則即係虛濫逐一治罪其數實然後一路之積  
弊可法而中間根濫隱匿之端必除矣且唐兵往來  
或今日甚多而明日則專亦各能推移補綴不為濫  
用則前日一月所費可以充用於二三月此理甚為  
昭然如此而監官能辨其任守令善於申勅則當為  
論賞不然則治罪自於事有條理人各盡心猶恐其



怠慢不為舉行又以金郊察訪元是主管七站之任  
且年少文官必致力於國事故使之往來糾檢而今  
經累月察訪則無一字牒報之事三站監官則又不  
知何人為之一道田結幾許出來而幾許以一站所  
收幾許用下幾許且與不足之數皆無黑白嚴正無  
路今日萬事如行雲霧之途寸步之外迷昧莫知頭  
緒至於上司所令一切下為奉行事事如此末由整  
頓尤為寒心近日中朝亦深憐本國刷馬支供之  
弊至於別立規模沿道各驛各廷空簿一件使之逐  
日書填但無虛為冒支之弊中朝遠在千萬里外

而隱惻我國民瘼處置之密至於如此我國官負顧  
以身當其事秦越相視莫知省念此意殊不可知本  
府既兼體察之任凡事所當相關而百事弛廢號令  
不行雖欲無言而不可得金郊察訪則親問情由次  
已令進來各項辭緣逐日相考列錄牒報由朝空  
簿一據別為一冊本府逐日上送

移成鏡道巡察使北道兵使文

有人來言本道之弊其中甲士正兵中凡赴防者幸  
有疾病事故輒不到防遷延一朔則倍退玄二朔前  
者未畢後者隨之何暇治農業哉此人仇仁則侵漁



一族一族逃亡則及於一族之一族切隣之切隣是以一人之故而民悉流亡退立閭巷長在道二民充不賢極為寒心各別變通善為處置俾無如此之弊北方守令等或拘一時之利害誘致藩胡之有罪者便加誅戮鎮將自以為能事關帥亦以為當然作為常規每有是舉誠不知一再誘殺之後更無可欺之方誘術有限變生無窮他日之患未必不白於誘殺大際遷和之失皆出於處置之失宜况加以誘殺無理之事乎今後申勅如有誘殺藩胡自以為功者逐一投囚重論嚴明禁斷勿使激成邊釁

移京圻巡察使文

今日之勢賊在門庭朝夕持動在我措置之策不可少緩然其戰守大要不過四條一曰糧餉二曰軍兵三曰城池四曰器械四者措備而又必不失人和使軍民皆有親附之心又必得將帥而任之然後始可有濟不然則雖有防守之處而無益於事矣本府自受任以來已經生年其欲布置規模則不外於此四者而求其成就之効則尚無一事可以忘憂者以此夙夜憂嘆每以求助於當書之地本道宜盡心舉行糧餉則前者已以本道田稅米豆歲於各官以備不



時之需其數不過九千餘石不足以供數千兵一月之糧其後又令勸諭村落令各出義粟以備不時之用前監司時至於作為榜文知委為先相考舉行軍兵則分為四營出左右防禦使以統之觀其成效多少而賞罰當在於防禦使各別申勅秋成農歇之後合鎮大閱惟左右前後營軍人各為帶牌事已為知委左營則幾盡帶牌而其他營軍則時未舉行并為知委舉行南漢山城措置事前口已曾面議本據別將權應元等牒報炮機材木六條在山下未得輸入云某條指揮使之及時輸入鬼械則各官一切蕩然

此非數日間措備之事必須多般預措可以應用於倉卒前者自軍門分送箭竹於各官亦令急速造作畢迨後更為受夫連綿造作他餘事亦十分申飭無失時刻

移京畿巡察使文 五月二十八日

近來兵事繁雜雖有抄軍之令而隱漏者大半被抄者未免鍊習之勞而閭閻安坐者反以為笑本府前者慮有此弊使各營之軍皆帶腰牌定其寸數左營則為直牌而刻名處填以青色後營則為曲牌而填以黑色右營則為方牌而填以白色前營則為銳



而填以赤色四營諸會則不待考閱而可知其為某營之軍間閣之中如有丁壯不為帶牌者則即係閑遊漏落之人自無所容此乃紀效新書之法而我國兵典中令水軍帶牌者亦此意也聞左營則前防禦使時幾盡帶牌但未知寸數填刻如何其他則皆置之相忘之域極為未便但各使其軍為之則寸數或大或小填刻或不精青朱白黑亦難分明殊非軍陣整齊之意今後於各營使其營將得善工匠人一依見據磨造精刻其面填以依方之色分諸五司巡行佩之既显報于本府則當不時發遣軍官使之暗行

村落點檢虛實本道急速由勅舉行

移黃海道巡察使文 六月二十九日

江陰一縣以邑殘民少已為合併亦出於隨時救弊之意但郡邑布置 祖宗朝皆量其形勢道里而為之且以本道形勢言之則自京城過於西方之路有二條一條自開城府出於興義由猪灘達於平山一條由兔山新溪谷山達於成川其間雖不無小路傍通之處而大槩則此兩路為形勢所在也至如江陰則在猪灘下流水路則通於喬桐江華陸路則通於白川延安海州實為形勢可據之地故倭賊由直路



以下之時既置陣於興義以遏脫捕谷吾助川兩歧  
之衝又於江陰置陣使白川延安之軍不得出入侵  
擾直路往來之賊其審察於形勢而知所據守也如  
此今江陰各廢則平山白川直路之間道里闊遠形  
勢不接恐非長久之計故本府之意則常欲增重江  
陰之勢別於臨江斗絕之處設險耕守以接諸難  
朕然後賊兵不敢肆意直向於平山今雖已為合併  
不可更置縣監而此意則不可忘之且合併之邑人  
吏官屬必提挈家產棄其土田就役於所屬之邑故  
元為流散且本邑為主而見屬者為奴故凡有差役

不無侵責於屬邑村民亦受其弊畢竟兩邑同歸於  
一失此合併之所以難為也今江陰則當別為處置  
縣內人吏官屬使之仍留其處毋得徃役於白川仍  
令其處有識勤幹之人定為屯長之任備給農土程  
子使之招集流亡力於耕墾數年之後人民稍集氣  
勢稍蘇則其邑可以復設設險遮截之計可以成形  
但屯長不得其人則事無條理民之受弊依舊此等  
曲折急速商量且訪本土民情飛報施行廢縣必有  
文廟及城隍社稷之壇一朝人神失依曷置不可緩  
勿此亦何以為之并為相考牒報



移黃海道巡察使文

道內糧餉措置之事專在於本道六抵只兵在於是食不得已則寧去兵而不能去食聖人之慮遠矣今兵興未弭而在處糧竭脫有調度之事及有水旱之災則將以何術接濟此乃至急至大之事况今葉游擊奉軍門之令出來督責本國各於沿路館站備三萬人一二日之糧勢難違拒 朝廷方患無策萬一兵出而糧不繼則當事之人當受其責殊非細慮道內黃州龍泉平山三站若有軍興之事則儲糧接濟之策將何以處之宜預先計度一一條報相議處置

古者兵興之際理財之要必以鹽鐵為上本道濱海之地魚鹽之利不可勝記而自前不能勾管散入於私門故當此窘竭亦拱手而不為之計本府尋常慨嘆若使沿海一二邑守令為國盡心奉行命令則事可易就不然則必出土人之有計慮能措置不貽弊端者區畫經紀使公私兩便灌輸實穀於京江及各處則一年所得雖至於數萬石可也比諸零碎收拾於空名募粟之舉者其効遠矣急速商量查考道內魚鹽興產處幾處鹽戶完集之策當在何術船隻往來何以無弊主管其事者何人合宜一一商量畫為



條目急速飛報以憑裁處

移咸鏡道監兵營文 七月四日

本道所送鍊兵隊伍冊見之則容貌年歲置簿內不  
書營將把總哨官旗總姓名有似無頭之物殊為未  
穩見據一本書送依此改書上送鍊兵必須得其要  
領便易無弊使人心樂赴然後庶見成效括軍一事  
最為今日大弊而官門待令又是百姓所厭苦者今  
宜痛革此弊就一邑內各面各里各村隨其所居地  
面擇定勤幹人為哨官旗隊總簽得現存丁壯團束  
行伍使之各自操鍊於村巷如鄉徒聚會習射之為

者而守令但觀其勤慢能否明示賞罰則人心激勸  
事不煩擾練士興起自至如林矣此即管子內政篇  
所謂教士三萬橫行天下者而其規矩要約正為今  
日所當法者各別知委申勅施行三水甲山尤為孤  
弱軍糧不可不先期措置以為接濟援兵之計若不  
預措則臨時雖欲入送數千健兒將無以為策乘此  
閑暇之時一應贖不益石等物連綿入送于兩處隨  
便販賣生穀一事最為緊急更為詳度施行

移京畿巡察使文

道內山城隨便修築以為保民禦暴之計其中竹山



山城正當清州忠州兩路之會直走京師形勢之重甚於他處若於此地設築城壘為前營以為操練之所且於山下平野廣開屯田則又為萬世之利前朝之末亦以此城禦蒙古此乃已試制勝之地自前欲為修築而但恐功役浩大勢至動民其處之民流亡纔集土石之役不忍遽爾出令遷延到今今者年穀頗稔民間無艱食之憂且無唐兵往來之擾若失此時則後無可就之日若以前營所屬軍人及遺漏未抄於軍丁者調發築之被抄軍丁者稍減其後未抄者稍加其役乘農事稍歇之際數日為役則似可成

就唯役民事重功役多少亦難預期本道十分預為計度且觀民情便否急速回報

移黃海道巡察使文

今月初六日忠清道鴻山林川等處有土賊竊發勢頗鷓張不得已分送京中砲射手期於勦滅事之間京中宿衛之軍數小京城近處各官武士發送事已為下書此初非大端難制之賊萬一遠方之民不知事實過為驚動則事甚騷擾十分詳審處置勿使人心動搖武士則延安白川海州等邑所居者先抄三四百名定將起送刻日無滯其餘亦鱗次整齊以待



朝廷命令監司稍於近京之地駐劄待候本道之民  
久困徭役性且愚頑鎮定之事更加詳審處置

移黃海道巡察使文

兵興以後調發轉運之事百倍於常時民生之困悴  
已不可言至於山中僧人亦皆被侵於築城等役不  
得休息僧人本非有根着恒居人名逃亡無去處則  
必以一族切隣轉輾侵擾使動鈴販賣等事不得如  
意流散甚多諸刹一空加以守令不為撫恤凡千官  
中雜役造紙造將實事無不侵責於此輩自摠攝設  
立之後依憑官令中間被侵之事又非一二以此僧

役之苦又甚於平民怨苦之狀有不忍聞僧雖逃役  
遊手之人然其生理頗絕則壯者化為盜賊弱者顛  
仆溝壑寧不矜惻今後申勅守令所在諸寺僧人各  
別完護撫集勿以法外非理之事侵責致怨築城等  
事亦觀勢相時如秋冬僧人動鈴資活之時勿為服  
役一處赴役之人量其赴役日數多少即給完護之  
帖一年之內毋得再役於他處其中如有名為摠攝  
之令而依憑作弊汎濫者所在官隨其告訴或有所  
聞逐一治罪禁斷使其含生之類各有安集之樂將  
此事急急速曉諭道內於諸寺墻壁門間皆為大書



張榜使各僧無不聞知本道常常檢勅以祛弊端事十分詳審舉行

移平安道巡察使兵使文

自古鍊兵之事有二條軍食有餘則募得精勇之軍餉以官糧聚於一處而將官統之晝夜訓練此唐宋以來以及今日皇朝養兵之制為然也軍食不足則不能餉軍故各從鄉里團束部伍而於其里中出統率之人使於農隙隨便操鍊有時聚會一處習陣訓練此乃管子內政篇遺法而唐時澤潞節度使李抱真亦用此法教鍊步卒二萬澤潞軍兵為一時藩鎮

之最亦其一法也今我國糧儲蕩然餉軍無路雖欲聚兵訓練其路無由且各邑遠處之兵每因操閱之事分畜性未最糧之蓄非徒勞苦倍甚而農時則廢失農務或至於飢饉流散此亦鍊兵之極弊而民情之所不堪者也本府深察此弊於京畿則分為四營以道內諸邑從其附遠屬於四營而東伍之規則一從鄉里團結人多則隊伍亦多人少則隊伍亦少未嘗移近就遠合此聚彼大槩如鄉徒作契之法一切務在便民而乘其暇日各在其處操鍊一兩業哨官計其晝數送於把總把總送於營將營將自於監兵使



以行其訓若於習陣之時則或合一營之軍校閱於一營或合四營之軍大閱於中央此乃京畿近日鍊兵大槩也傳聞本道則各處之軍每月分番直宿於官中往來頗費未免廢農失時之弊來任之軍各自有身後既為立番於操鍊之場又自供其原役一身兩處奔走人力亦所不堪當初教鍊未成之前猶可如此今則砲殺射手等幾盡成就宜使之各在其處依法操鍊而其新入東伍者次次傳習則一人可以教十十人可以教百不多日內一道之民皆成教鍊之軍事甚便益惟成才上等者必有論賞之規然後

可以激勸他人若勿論成才與否而徒以編入東伍之故盡免雜役則他民之未入東伍者偏受其弊怨苦必甚而亦非經久通行之規故京畿則於各隊中較其才藝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等則量免雜役其某條中等則次之下等則與平民一般而別無先後之事有事調發則或令徵發上等或令徵發中等上等軍人徵發則中下等軍人留在其處中等軍人徵發則下等軍人留在其處既無冗雜盡我之患又無本處間里空虛之弊萬甚便宜此等條件十分參詳且訪民情便否劃即報稟施行邊上鎮堡辛亥年加設



立之時或五里或十里之間連次設堡相望不絕而  
各出堡將率軍官數人料食則雖出於官倉而凡差  
備供奉則皆出於軍士故軍士不堪其苦漸至流散  
官倉之儲亦因此耗盡若於防戍之計有關則些少  
之弊似不可顧此則以其軍少不足以禦賊故合水  
後防緊之時則盡空其地而疊入於他鎮是平居但  
有侵虐軍卒耗食官廩之弊而臨急實無所用此事  
亦當相時變通以蘇塞上之民本府之意自江界以  
下以及義州疊入諸堡但依 中朝烟墩之例堅築  
墩臺令瞭望舉烽而勿置堡將但以士兵之有計

慮者作為隊長使處其中而其間別於大鎮合聚軍  
兵以為必守之計則如有事變墩臺連絡足以報變  
而大鎮軍兵既多形勢壯固亦可以合力制敵其於  
防戍恤民兩皆便宜此事亦與兵使相議並為巡問  
於江邊士兵之老於邊事有識慮者得其便宜可行  
之策如某堡則當合於某鎮詳細枚舉牒報本道水  
軍入番處只有宣沙浦老江廣梁其後不至困極而  
但以中原行次遼東護送軍之役水軍不堪其苦近  
日則節使之外別行次相望不絕民力充為困竭此  
則當何以處置亦為參商訪問得其可行之策詳細



牒報兵亂之後馬匹比前益貴遼東往還刷馬民間  
辦出無路此非小患往在甲午年間備邊司請於遼  
東實得雄驢數十餘頭於道內牧場水草便美屢聚  
雌馬百餘頭放驢於其中使之生育則數年之後驃  
子興產因以成長漸至蕃息則凡驛路馬匹不足處  
及遼東一路轉運路費等事皆可取辦於此必為永  
久之利 啓下已久而未聞施行今則中江已為開  
市此事若可舉行則以某物質得驢子多少間可以  
試其行否亦為商量牒報我國當初制法未免苟簡  
如邊將不為官供而取食於軍士之類是也本府之

悉某條措置於海邊諸鎮各儲穀數千餘石以為之  
本而春秋歛散令近處之民受食略如郡縣倉庫之  
法每歲除出費耗以為邊將之食而永絕軍士侵剝  
之路則水軍度可蘇息此亦參酌牒報江邊助防將  
每於合水時使內地守令各率牙兵陪牌遠入諸鎮  
使之協守其初設立之意只為防備一事但此事已  
成積久之弊其於防備亦未見其有益今則事與卒  
時有異 天兵往來絡繹內地守令不可一日離官  
江邊助防之事尤似難便此亦何以處置利害便否  
并百分參酌牒報



移京畿黃海道巡察使文

今日國事艱危南北邊境之患一時俱急非兵無以禦敵此愚夫愚婦所知也然練兵之要惟在守令盡心協力聽從上司號令視之為己任戒勅把摠哨官勤勤練習撫摩完恤使民無離散怨苦之心然後操練之事始可成就而無弊近觀守令中有遠慮誠心國事者固不無其人但徃徃亦有習於流俗之意以鍊兵為餘事而不且為甚者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人或問之則必曰比乃把摠哨官之任也於吾有何干涉云此言定非出於有識之人亦恐傳聞之誤

萬一因此類廢軍政不舉則已曾東伍之軍亦難成就極為可慮哨軍只為練習之事而今烟家雜後批發之時皆用哨軍云云為駭愕今後十分戒勅使無如此之弊本道巡察使歲末發最時更考守令鍊兵實迹以行黜陟其中如有留心其事且有成效者一牒報軍門使得 答圖論賞以勸他人

移四道巡察使兵使文

親民之官莫功於守令而守令之蓋職與否在於殿最嚴明一循公道不以毀譽亂賞而已 國家設一卒兩考之法為上中下二等之考其意不偶然也如



使殿最甚嚴而守令之立心奉公者得居上考急燭  
職事貪殘病民者無所容護則自然惠澤及民而治  
道可舉矣近者湯恩之餘民庄鮮獲比之平時之民  
怨苦萬倍而又有司其轉輸迎接唐官責出制馬等  
事民生艱苦極矣當此之時守令又復行其苛虐之  
政或刑罰殘暴徒多端惠公營私多接親故病民  
之政有同蠅毛而 朝廷不知監司不聞則民生將  
何所赴訴哉甚者以善為惡以惡為善能否倒置賞  
罰通行勸懲之路一混於上而民生之怨無時可祛  
尤為寒心此則一乃風憲之地雖欲辭其責而不可

得也至於邊將鎮堡軍卒撫摩凋瘵與否所係非輕  
此等殿最尤不可不嚴也本府受 命體察四道今  
已二年而尚未出巡所管地方故其於守令賢否雖  
或得之傳聞未能詳知今此冬月殿最道內守令邊  
將實績各別嚴明考覈 啓聞後其中尤甚能否者  
具實績牒報本府以憑查取處置

移威鏡道巡察使南道兵後文

遠方殘民兵火之後百役最集怨苦流散在在皆然  
本道去京師絕遠凡民間弊病未能詳知姑以所聞  
言之則南北道出身或七勿論新舊入防於江邊每



年二月入防十月罷防與時不得顧其農業因以流  
散者甚多云或以為道內武二分為四番相適入防  
以休其力則可免剝奪之苦云事勢便否民情所願  
詳察牒報北道六鎮及官益販賣之處似當從市直  
增減其價而近日則益運價動之穀四斗民亦苦之  
云亦為相考變通本道軍功人等自備糧食長在赴  
防之中怨苦極天自悔曾得軍功官屬則願仍為官  
屬私賤則願仍為私賤怨聲嗷然皆以為軍功為害  
身之資自今維有事變必無為國家出身立功之人  
極為寒心變通之策雖未知何在而坐視不救亦所

難忍或以為立防之時餉以官糧以除自備之弊此  
則官力不足難可施行唯當量其往來道里遠近疎  
其番次防歇時則使之在家作農合米防緊之時預  
備赴防則亦可有休息之時請似便宜迅速商量處  
置方今西北之憂日甚一、我國創殘之餘夾於兩  
強寇之間非兵無以制敵非民無以衛國此不待智  
者而可知奈何邊將守令之中識此者少談怨虐民  
猶踵前習使邊上民寒之心日益離散誠可痛心而  
縱有善策無可施之路今道百分由勅并四貪殘嚴  
軟者不使留為民害而預年整頓之舉次第改革民



情順服則邊圉自固矣北方之民寒無以者只以養  
狗衣皮為大利而邊圉守令每於胡人宴享之時收  
取士兵之狗殺數百餘口既取其肉而並沒其皮云  
肉則宜烹而人無他難出之處不得已為之皮則可  
以還給而並為取之則士兵之無衣者何以掩身今  
後一切嚴禁一一還給本主邊將敢有私取一張者  
輒以重罪論斷高弁為知要施行

移黃海道巡察使文

今日之日夜經營者只在於戰守二策然先守而後  
戰未有不能守而能戰者守之道惟在於得其形

勢而已蓋一國有一國之形勢一道有一道之形勢  
一邑有一邑之形勢所謂形勢者我所必守而賊所  
必爭之地也本道形勢大槩有二路一路則由開城  
府達於平山者也一路則由兔山新溪達於成川者  
也其間雖有傍通細路而此二路為一道之氣脉然  
兔山新溪之路山路險狹敵所難進而我所易守故  
往年倭賊亦不嘗經由此路其意可見也今據直路  
而言之則唯江陰最為要緊之地據諸灘下流舟楫  
無所不通且與平山直路相近而白川屯安海州皆  
在其後如使此處有重鎮則賊不敢由直路以犯







續知會相考施行

論黃州道巡檢文

本道運兵以來法嚴刑重其意必已漸次成就矣然猶已  
變明春之易盜為一可慮元日諸軍未此數月之內少  
無遺備然後可以應倉卒之變宜之平雖東而荒極  
未備則無空手赴敵之理本道中軍人所持冠袍皆  
為黠盜自無無者自官家預備以給六道之民勇悍  
善戰為諸道之最如黃州延安鳳山等處最為  
武士之鄉今雖東而此外必多漏落經戰可用之  
士前日義兵將成冊相考招集使之多方抄擇以精勇

為主不使冗雜各義兵將可堪統率者領之一人不  
必多領多則百名少則或五十名或二十餘名隨其  
所得分為隊伍預備弓箭前帶川習射而臨時聽主將  
分什被抄之軍令送還牌見樣相考隨其軍數多備  
各自佩持別為一類後成冊上使雖一月軍兵百萬無  
食一餉則終為無用之物道內見存軍糧按簿可知  
其數三少不足以數千兵一月之食脫有天兵大  
勢出來元無支撐之勢凡下聚散之道多般講究急  
速收合儲峙待用各官元設半度發或作米改捧以  
便軍餉似為宜當但各官倉穀今已足在則已捧之



穀還為散給迨促春止上定其法又向人重明民怨  
必深當此民生怨苦之際亦難無功施行在本道參詳  
民情事勢使宜為宜海州亦比他邑不致所當優數  
儲峙以備意外之需而為已令設法則難設并僅  
二千餘石可為寒心海州倉穀則以塔法直項日亦沒  
龍募得米豆三千餘石亦當輸入於海州道從事官  
所募米豆并四百餘石留在鳳山此乃直路一所經切  
於迎接天兵因為留置其處同部箭竹和賣米穀亦  
在其處新郡守邊好讓處傳接以助軍餉之為一

諭京畿左防禦使文

前日分付沿江一帶防灘等事更加詳盡舉行倉卒  
絕牆排設勢所難為各令軍人各備空石二葉臨時  
傳令於各灘岸上盛土積置以作弓家皮軍士隱身  
於其處而教射放砲則首其便宜相考舉行後牒報

諭京畿左防禦使文

傳聞充城城前設為木柵排比大審其處形勢不能  
目見徒以傳聞復否難知在木柵太遠敵眼可賊  
之在遠時則可以石車炮矢制之若近在木柵之下  
城上之人為木柵所蔽放砲發矢皆不知竟反為有  
害南方鎮遠城外該子之外自有兩樹柵木亭將以











其避亂之人設為木柵或土壘又以其方略設假家  
以避風雨此策若成則沿江列屯連絡相望達于京  
城而形勢壯固賊來無足憂矣廣州之軍當防江北  
而惟南漢山城形勢絕險廣州之民其數甚多若非  
此城則他無可往之處明春修葺其城稍為成形則  
廣州上下道軍入境內老弱男女及慶安察訪南宮  
簡之軍皆當並入此城與京城作為輔車之勢為江  
以南巨鎮則其於守灘形勢尤為堅固曾將推攻既  
在其處各別申勅責令廣州牧使專委措置如有失  
誤則罪責隨之矣清野之事急則民怨之緩則不及於

事驪州利川往年田稅及唐穀其條輸入方可無弊  
令兩邑守令參商民情處置驪州去倭安城雖甚近  
若以陸路搬運則必貽民弊明春冰解以後從船路  
順流輸來事勢便當并為參酌從便施行

移京畿水使文

琵琶串形勢甚好兩邊雖有民田而皆是沮洳之地  
若於狹項設築城壘以扼要衝一境之民皆將避亂  
於其中水營亦必堅固今聞南陽府使所言則民情  
亦欲為之云此乃機會水使更與府使相議目氣稍  
暖之後為先伐木待土脉融解別為土築其法已為



分付於府使如有未盡之端事知軍官上送親聽教  
分以去期於成就

移京畿巡察使修築南漢山城文

南漢山城為京都堡障今已定修築之議議者或謂  
後巨民少不足以有成若不宜指授大段經理則  
事未易就民力先困極為可慮凡築城有制古人言  
城皆以千雉百雉計之所謂雉者即今之曲城也城  
之精神緊要處都在曲城曲城既築而相對百步之  
間矢石相及則其間城子雖僅成形而賊不得近矣  
今計廣州之軍入於東伍者一千名每五十名令築

一曲城則曲城當有二十矣又使准政僧軍百名築  
曲城二坐權應元兩率軍築曲城一廣州冬三朔上  
番軍計數若百名則令築曲城二五十名則築一曲  
城本州八吏官屬及品官之有心國事者各出其力  
築曲城一二坐若是則總計曲城二十七八坐每兩  
間相距各百步則一曲城各占四五十步而山頭形  
勢列寘聯絡不待畫為築城而自有不可犯之勢且  
五十人築一曲城人力有饒不日可成若是則一城  
之大勢已成矣總計南漢山城周四一萬五千九百  
餘尺其中完全者四千尺又南門及西北面皆是億



文之險不必大段用力只南門以東至水口其間半  
馬場許稍為平低築城之後當身力於此舊城頽圯  
之石多在山下必須先為輪到山上然後築之甚易  
若欲使人從山下推轉負載以上則人力多入不可  
為也當為器械以輸之其法先立兩柱於山上柱上  
加橫木使之轉環如縲車之狀而又作大葛索以兩  
條橫加於橫木之上索末為載石之具數人從山下  
載石五六人從山上曳之則石雖甚重而頃刻可上  
一日之間山下之石盡在上面而役事甚便矣雪消  
後令各軍人預備葛索材木臨時一齊赴役使無遲

滯之弊本府之意築城軍人本欲以官糧饋餉等  
物不具千餘之軍供給亦難但令自食私糧而終日  
為役則民情不勸而事未易就非古者鼙鼓不勝之  
意欲多釀酒醪以為勸軍之用米則似不難得從本  
府百餘石亦可量給但釀酒器具難可拉辦若以米  
麴計數分給諸廣州邑內人吏品官官屬及近處僧  
人稍有危寇者每人量給數盈之資臨時取用眾力  
合漢不至貽誤此事則當使本州軍功鄉吏皮仁文  
李奉德等當次知施行自本道亦為措置以為經給  
之計蓋百餘石并為輸到山城軍人申動役者逐日



賞給亦是勸後之一端大槩此城乃是天險八道山城中最為第一廣州之民若能大小戮力如為私事為一勞永逸之計則後來雖有事變當安枕而卧十分更加曉諭施行曲城既築之後功後未就則當以他官束伍之軍限日結之期於成就此外亦盡條件本道并為料理施行

書軍門謄錄後

數年經營只成無用之空言去者如斯來者復然千古萬古增志士之一慨今年自家雪裡凍死未知明年甚人哭大腕不托耳

德安錄卷之十六







